绿帽打工人

1

公主爱上了那个清冷至极的太傅，而尴尬的是那个太傅是我的夫君楚谡。

我就知道他长着那么一张为祸人间的脸，总有一天会在我头顶的青青草原上纵马驰骋，嘶欢长鸣。

不过这么快给我勾搭上一个皇亲国戚，我不由得一惊。

他们一个是当世无二佳公子，一个是倾国倾城美娇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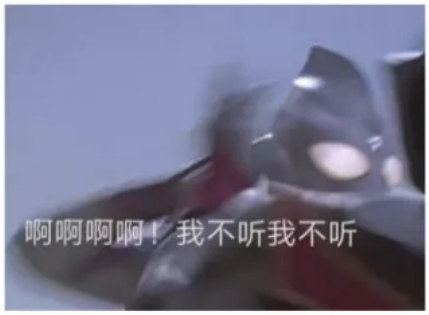
相见时她正值花期，他却已为人夫。

挣扎在私欲与道德间的男人，将在爱情与家庭之中作出怎样的选择?

《回村的诱惑》金鸡独播剧场下周一晚八点.....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

这 BGM 竟然有一天能套在我身上！我再惊！



加载中...

还没来得及看这出大戏，我就死了，我特么直接震惊三连！

加载中...

我死在中秋节的那天晚上，有个越狱的囚犯绑了公主，顺手把我也给绑了，我猜他之前日子过得定是清贫，绑个人还占买一送一的便宜。

我和公主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里，听见刺客正在外头和楚谡谈判，要求他们准备上好的马匹和充足的银两，等他出了城，自会放人。

楚谡同他又是一阵哔哔赖赖，最后讨论结果就是那个逃犯决定放走我，留下公主继续做人质。

我欢天喜地地以为我的如意郎君踏着七彩祥云救我来了，而门外楚谡的一句：「头上戴着景泰蓝长流苏簪子的便是我的娘子。」如一盆冷水兜头而下。

我头上戴的可是白玉梅花钗！

加载中...

别人问他「保大保小」，他竟然敢给我保他未过门的小老婆？吾儿不孝伤透我心，我痛心疾首地热烈问候他的列祖列宗。

那逃犯也是不识货，公主的衣服首饰比我贵的不是一个档次好吗？

公主获救，而我被挟持上马。

那时我还坚强地安慰自己，说不定那逃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跑到安全的地方真会把我放了。

逃犯双腿一夹马腹，那马惊得横冲直撞，吓得我直呼好家伙，严重怀疑这哥们无证驾驶。

接下来大无语事件发生，我当场坠马，触地而亡……

就这样，我，堂堂太傅之妻，在一场绑架案中，死于交通意外。

加载中...

死前还以为能痛痛快快地从这堆破事中解脱，穿回 21 世纪有 wifi 有空调有肥宅快乐水的好日子，万万没想到一睁眼我又穿回来了。

又回到最初的地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对着镜子里穿着丫鬟服饰的人，我震惊，我疑惑，我懵逼。

咋摔个跤还给我摔出个消费降级了呢？

我上辈子好歹还混到了个太傅正妻的位置，现在摇身一变变社会底层劳动人民，我直接痛苦面具。

加载中...

2

我上辈子原名叫张红花.....我怀疑我爹给我起的名字里包含着让楚谡断子绝孙的美好诅咒。

而楚谡好歹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容忍自己的结发妻子顶着张红花这种听上去不太吉利的名字。

于是他大笔一挥，写下一个「绯」字。

楚谡解释道：「这是五出桃花千叶绯的『绯』。」

我：「哟，绯闻的绯。」

寓意可真不错，让我从专业人流妇产科大夫一跃成为桃色新闻缠身的渣女。

加载中...

我老公，啊，不对，严格来讲应该是我前夫楚谡，翩翩浊世佳公子，莽莽红尘白玉郎。

翻译成人话就是——长得贼帅。

这家伙不仅样貌好，还是国家公职人员，有房有车有权势，唯一的缺点就是已婚。

正常情况下，我这么一个相貌平平的姑娘，是攀不上楚谡这种级别的帅哥的。

楚谡娶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姐有钱。

加载中...

楚谡幼时的家境并不好，而我家是江南小有名气的茶商，他和他娘在我家帮忙管账，我俩勉勉强强算得上青梅竹马。

我爹很看重楚谡，临死前答应只要楚谡娶了我，就能名正言顺的继承张家的家业。

于是我就和楚谡拜了天地，入了……不好意思，我俩那天没入洞房。

其实我心里知道这桩婚事他不太情愿，不然他也不会在大婚之夜喝那么多酒壮胆子，跟去上刑似的一脸慷慨就义。

娘的，当初就不应该因为他是一朵娇花而怜惜他。

加载中...

等我爹走后，我变卖了家产，带着楚谡上京科考。

他也是极争气的，凭借着过人的智慧一发入魂，官运亨通，成为当朝最为年轻的太傅。

曾经有大臣向他抛橄榄枝，大手一挥送了几个貌美女子给他做姬妾，被楚谡回绝了。

没想到隔了两天，那大臣又是大手一挥，送了几个俊美男子过来……

我：「……我能把他们留下吗？」

楚谡卷起书往我脑门上重重地打了一下：「不行。」

加载中...

除此之外，我还碰见过几个年轻貌美的丫鬟想要搏个妾室的位置，但楚谡一直都是任你百般作妖，我自不动如山的样子。

我觉得他大概率是不举.....

加载中...

没事，能天天看着这张俊美的脸，我愿意单方面柏拉图式恋爱。

直到平昌公主的出现，我才开始慌了阵脚。

那日，楚谡带我去一个王爷家里吃夜宴，席间觥筹交错，灯影摇落。

平昌公主着一袭红衣起身献舞，她轻挥水袖，在潺潺流出的琴音中，旋身摆腰，身段纤软犹如春风中摇晃的细柳，裙裳摇曳仿若艳阳下荡漾的水波。

一舞毕时，她一幅水袖随着雪白的手臂滑落，露出极漂亮的脸，眉间印着莲花状的花钿，与秀丽的眉眼相得益彰。

她面色微红，就着这定格时极妩媚的姿势，目光堪堪落在我们这一桌。

不愧是天之骄女，作为女人我都忍不住多看两眼，不知性冷淡的楚谡怎么想。

我在回家的路上假装不经意道：「早就听闻平昌公主乃京城第一美人，今日一见果真如此。楚元芳，你怎么看？」

楚谡反问我：「有你夫君貌美吗？」

我摇头：「我夫君天下第一美。」

加载中...

再遇平昌公主，是不久后一个寒冷的雪夜，我见奉旨入宫的楚谡迟迟未归，便同丫鬟流莺带着汤婆子和狐裘乘马车去宫门口等他。

我坐在车前悬着两条腿晃啊晃，雪花落在我的鞋面上便化成了水，等了好一会儿，宫门才缓缓打开。

一高一矮的身影不疾不徐并肩行走在宫道上，尽管隔着一段距离，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是楚谡，他手里撑着的油纸伞微微向身侧的女子倾斜，全然一副庇护的姿态。

这一幕看得我眼眶发热，头顶泛绿，我冲他大叫一声：「楚谡！（你个狗逼玩意儿）」

加载中...

那两人闻言皆是一顿，楚谡将油纸伞塞到女子手里，同她行礼道别后，冒着雪匆匆向我跑来。

我站在车头居高临下显得很有气势道：「她是谁？」

「外边冷，进去说。」楚谡完全没有被我震慑到，抬手绕过我的膝弯，肩膀顶着我的小腹，扛着我进了马车。

我被他摔进车里，他半个身子压在我身上，衣衫半湿，融化的雪水沿着他的脸缓缓滑落，对上他那双漂亮的眼睛，我顷刻软了心肠。

我抖开狐裘给他披上，把汤婆子塞在他手心里，又问：「她是谁？」

楚谡拉住我的手，摁在汤婆子上头，暖意从手心扩散开来，他保持着双手覆在我手背上的姿势，回答道：「平昌公主。」

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一条闪电直劈我的天灵盖，我悟了。

加载中...

我说呢，前几日不过是一场普通宴会，怎能劳动公主献舞，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时公主眼中的浓浓情意在我脑海中瞬间清晰起来，我 giao，天之骄女竟然当着我的面对我男人放电。

我当时干嘛了？我当时特么竟然还为她的才艺表演真诚领掌！

这事搁现代大概就是我老公和富婆现场直播出轨，而我傻了吧唧地给富婆双击六六六并刷了个火箭。

加载中...

张绯啊张绯，你真是安逸的日子过惯了，竟然愚钝至斯！

我把手抽出来指着他高挺的鼻子道：「楚谡，你是个正经的读书人，要知道糟糠之妻不下堂，你若敢为了旁的女人把我休了，看我怎么咒你！」

楚谡无奈笑道：「我可什么都没说呢。」

我把他的手抬起来，掰扯出三根手指：「我不管，你跟老天爷发誓，发毒誓。」

楚谡任由我摆弄，半天眉道：「你还信这个？」

我很认真地点头：「我不信老天爷，但我信你。」

3

血的教训告诉大家，男人是最不可信的。

不然我就不会出现在自己的灵堂上，身体力行地给大家伙儿表演我拜我自己。

加载中...

此时的楚谡一袭白衣胜雪，眉眼清俊，低垂的鸦睫宛若雨后潮湿的檐瓦，掩着眼底疏淡的疲惫。

人非草木，他对我哪怕没有几分爱意，但终究我是陪伴他度过年少时光的人，对于我的死，他应该还是会有些难过的。

但是……为什么平昌公主会在这里？

平昌公主脸上未施粉黛，乌黑的头发随意挽了发髻，斜插着一只乌木云钗，眼睛黑白分明泛着水光，仿若下一秒就要梨花带雨地哭出来。

我：「……」

加载中...

平昌公主道：「姐姐这般善良，怎么年纪轻轻就去了呢？」

我：姐？谁是你姐？少跟我这攀亲带故，你爹这么大一块地，也不见分我点。

平昌公主又道：「楚大人，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

我：不好意思，我往生复生超生，生生不息。

平昌公主再道：「楚大人，听闻你许久未进食了，再难过也要保重身体，我想姐姐在天上，一定不愿见你这般糟蹋自己的身体。」

我：哈？他不好好糟蹋糟蹋自己怎么对得起我为他错付的青春岁月？狗东西，饿死算了！

等等，你说话就说话！摸他的手做什么！

加载中...

红颜薄命的张绯已经够可怜了，你们俩暧昧能不能搞个合适的时间地点？

要是我的灵魂没穿进丫鬟身体里，棺材里的尸首保不准还能被你俩这种灵前蹦迪的行为给气活过来。

加载中...

楚谡看上去比往日更冷了些的，他轻轻侧过身子，平昌公主伸出去的手便落了空，脸上表情更加我见犹怜：「楚大人，我只是……想安慰你。」

楚谡作出一个「请」的手势：「公主的好意微臣心领了，请回吧。」

平昌公主只好起身离去，临行前还回头深深地望了一眼，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回头的时候冷不丁对上楚谡的视线，心底一惊，不由得生出些怅然，我们相距不过几步之遥，其间却已隔着一场生死。

只听见他缓缓道：「蜡烛。」

蜡烛？哦，原是堂前的蜡烛将要燃尽。

作为打工人的我忍着膝盖的酸痛，将新点的蜡烛插进烛台，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

「楚谡——」我条件反射地惊叫出声，忙过去把他扶起来。

幸好下人们太过慌乱，没人注意到我行为的无礼，等我们反应过来时，我已经半搂着楚谡把他脑袋枕在我膝盖上，姿势颇暧昧。

这该死的条件反射。

我接过厨房送过来的糖粥，一勺一勺喂进楚谡的嘴里，忍不住心底骂道，楚谡啊楚谡，我真是上上辈子欠了你，都死了还要

借尸还魂伺候你这大活人。

喂完粥，楚谡被几个小厮架回房休息。

流莺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你，随我过来。」

这丫头在我生前常伴左右，莫不是她觉察到了什么？果然只有姐妹才是真爱！

加载中...

流莺把我带到四下无人的地方，转头厉声道：「翠翠！我往日念你年幼不懂事，对你多有照顾，没想到你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歪脑筋都动到你主子头上来了？」

她这一嗓子吼得我当场懵逼，老天爷啊，这还是以前那个温柔善良嘤嘤嘤的小流莺吗？怎么私底下这么彪啊？

我陷入沉思.....

流莺看样子气得不轻：「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好好想想，夫人生前是如何待我们的？夫人有多爱老爷，她如今尸骨未寒，你就想着上位了？」

怎么？连一个我不面熟的下人都知道我对楚谡的一片深情？我舔得那么明显吗？

我开始反思……

加载中...

流莺教育我教育到一半，忽然又哭起来：「我可怜的夫人呐，您说您这么撒手一走，老爷可怎么办呐？奴婢又该怎么办呐？」

「别哭了，」这丫头不仅彪，还肺活量惊人，哭得跟开水似的，嗷得我头疼，「流莺，我是你家夫人张绯，你家小姐张红花。」

流莺止了哭，一脸狐疑地盯着我：「你这是什么路数？好啊，我知道了，你还想扮成夫人魂魄上身来骗我们的感情！怎么？被我说中了吧？」

……笔给你，你来写！

我抠抠脑壳：「流莺，你十三岁为了治你弟弟的病把你卖进张家，你原名叫李大燕，还是楚谡给你改的名字，当时我还跟你吐槽楚谡当自己贾宝玉，一天到晚给人改名字来着。」

流莺道：「对、对，贾宝玉，夫人跟我讲过那个故事，名字叫……」

我答道：「红楼梦。」

流莺道：「对、对，红楼梦，写故事的人叫……」

我答道：「曹雪芹。」

流莺道：「对、对，曹雪芹……」

我：「打住打住，认亲节目咋变最强大脑了？」

「夫人！真的是你！」流莺惊喜地抱住我，我被迫埋胸。

唔，这女人有点东西。

4

上辈子的我已经入了土，而这辈子的我则是早晨冉冉升起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打、工、人。

加载中...

在我勤勤恳恳扫完地洗完衣服刷完恭桶以后，躺在床上只感觉胳膊不是胳膊腿不是腿。

得了空的流莺小天使特地过来帮我捏肩捶背，问道：「夫人，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呐？难道就这么一直当府里粗使的丫鬟？」

我嚼着她给我带的糕点，嘁了一声：「怎么可能？有朝一日我必东山再起！」

走过一遭鬼门关，我大彻大悟，看破红尘，决定挥手作别舔狗人生，连夜携巨款潜逃，改名换姓创业投资，从此过上富婆走肾不走心的快乐生活。

我深情地挽住流莺的手：「小莺莺！你会帮我的对吧！」

流莺是出入我以前房间又不引起怀疑的最佳人选，让她偷偷把我以前攒下来的金银珠宝带出来，我则负责拿出去变现，姐妹搭配，完美犯罪。

加载中...

流莺回握住我的手：「流莺定不辜负夫人的厚望，夫人想要流莺怎么帮？」

我答道：「你还是先利用你的一点小权利给我换个轻松的活吧。」

不然我还没一展宏图，就要过劳死了。

流莺很是上道，第二天就给我换了份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差事，就是……楚谡的贴身侍女？

我：？？？

流莺把我带到楚谡跟前介绍道：「老爷，这是来服侍您的新丫鬟，翠翠。」然后暗地里悄悄捏了我的手一把，给我使了个「你懂的」的眼神。

我怎么不太懂，你这是帮我东山再起吗？

你这是帮我重蹈覆辙啊喂！

流莺走后，就剩我和楚谡两个人共处一室，他铺开宣纸，摩挲着纸镇，忽而开口问道：「你叫翠翠？」

来了，楚狗经典装逼起名环节！

我低头答道：「是。」

楚谡抬头扫了我一眼，将镇纸落在案上，淡淡道：「这名字挺适合你。」

能不适合吗？姐姐我绿得不能再绿了。

加载中...

「过来研墨。」

「哦哦，是。」我取来他常用的砚和墨，盛水的水盂和取水的小铜勺，挽起袖子，握住墨锭细细在砚堂磨起来。

以前楚谡写字的时候，我也常帮他磨墨，他说满屋书香好洗洗我身上的市侩气。

他写的字很漂亮，秀气却不失风骨，当真是字如其人。

楚谡曾多次教我写毛笔字，我总嫌软塌塌的笔不好使，繁复的笔画写起来也麻烦，写着写着笔画们便缠成了墨块，惹他笑话。

呵，本小姐拿简体字研习高等数学的时候，你们还没搞懂勾股定理呢，井底之蛙！

井底之蛙本蛙提笔问我：「巴山楚水凄凉地？」

「res……」

蛙东西试探我？怪我上辈子一天到晚把某音恶搞挂嘴边，等等，巴山楚水凄凉地下一句到底是什么来着？

我讪笑道：「老爷，奴婢出身贫寒，不曾读过什么书。」

「嗯。」他落笔写他的字，不再搭理我。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两炷香的时间过去了，三炷香的时间过去了……我的小祖宗你怎么还没写完，你这是打算徒手默一本新华字典吗？

我在一旁困得想打哈欠，但当着主子的面又不能不顾形象地直接打，只能咬牙硬憋，憋得我热泪盈眶。

楚谡问：「翠翠，你为何落泪？」

我答：「爷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

加载中...

「胡言乱语的样子倒和她挺像。」他苦笑着，「这里不用你伺候了，你先下去歇着吧。」

「是，老爷。」我准备告退，关门前没忍住好奇心，探头问道，「巴山楚水凄凉地下一句到底是什么呀？」

楚谡搁下笔，理直气壮：「不记得了。」

哥们你文凭背着我买的吧？

我抱着被子去找流莺兴师问罪，流莺无辜道：「是你要我帮你换个轻松一点的活嘛，全府上下，就服侍老爷最轻松了。老爷时常早出晚归，你需要做的也只是服侍他早起晚休前的洗漱，这些你以前也做过，很好上手的。」

我拉着她胳膊撒娇：「小莺莺，你给我再换个活呗，不用同楚谡打交道的那种？」

流莺道：「你突然顶上去又突然被撤下来，不是更可疑。」

她说得有道理，我枕着胳膊犯愁：「他太了解我了，万一被他发现怎么办？」

流莺不解：「发现就发现呗，夫人为什么非要瞒着老爷呢？老爷虽然平时高傲冷漠了些，但也不是薄情之人。」

她翻过身子侧身对着我：「夫人上辈子走的时候，老爷可是伤心了好久呢，我跟了老爷这么久还不曾见过他那般失魂落魄的模样……现在想一想他被蒙在鼓里，怪可怜的。」

我也侧过身同她面对面：「我也知道护住公主是他为人臣子的责任，可当你真的爱一个人又怎么会有心思在危急关头权衡利弊？我理解他的苦衷，但我不能原谅，在他把我送上刀尖的那一刻，我就明白我强求的缘分已尽，那个爱他的张绯确确实实已经死了。」

流莺问：「什么送上刀尖，您不是坠马而亡吗？」

我：「这是一种比喻你懂不懂，不对，这是重点吗？」

流莺在黑暗中摸到我的脸，她的手心温热，如同冬日的暖茶：「张绯既然已经死了，那你为什么要掉眼泪呢？」

我吸吸鼻子，裹住被子滚到墙角：「困的，困死奶奶了，闭嘴睡觉！」

5

楚谡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被老板催着上班。

我伺候他穿上渥丹色的朝服，缠黑色腰封的时候，须得伸出胳膊虚环住他劲瘦的腰，这个动作略有些暧昧，近得我甚至能嗅到楚谡身上清冷的梅香。

老夫老妻的时候更亲密的动作也做过，怎么现下换了身份，竟然有点尴尬和小鹿乱撞起来。

唉，不能怪我，谁受得了美男的制服诱惑呢？

加载中...

「翠翠，翠翠？」楚谡轻轻唤了我两声。

我反应过来，忙撤回手道：「哦哦，不好意思我有点耳背。」

换了新号使不惯，您体谅一下。

我这头毕恭毕敬地送主子出门，终于得了些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和流莺悄咪咪地溜进了以前的房间。

房里的摆设和我生前一模一样，连我没来得及看完的那本《腹黑首辅先婚后爱狂宠妻》，那本《九千岁的蚀骨危情》，还有那本《摄政王的天价小妾》都还别着书签堆在床上，唉，曾经地我是多么快乐。

加载中...

我坐在铜镜前，摆弄着梳妆台上的脂粉钗环：「这么多宝贝，卖哪一件呢？」

流莺惊讶道：「夫人，你要把这些倒卖出去啊？」

我拿起一对翡翠耳坠在耳边比了比，说道：「不然靠我们两个的月钱，出走没多久就得饿死。」

流莺投来一个支持但不鼓励的眼神：「夫人，偷东西被抓到，可是要送衙门里折断手的。」

「高风险高收益你懂不，再说了怎么能算偷呢？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那老爷本来还是你夫君呢。」

「钱是可以牢牢握手里的死物，他是抓不住的活人，这能一样吗？」我把翡翠耳环收起来，拉开梳妆盒最底层的抽屉：「你放心，我只拿些不起眼的，每次只拿一点，又没人清点，发现不了的。」

流莺：「夫人，我觉得你在我心中正义女侠的形象有了些许裂纹。」

我捏捏她的脸：「没事，今天起我再立个怪盗姬德的形象。」

加载中...

我摸到一支并蒂莲花钗，琉璃花瓣中点缀着两颗淡水珍珠，是极普通的样式。

我记得这支钗子，是楚谡送我的。

他不是什么有仪式感的人，只有生辰的时候会送我些胭脂水粉。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你莫不是背地里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楚谡：「回来的路上看到，觉得合适就买了。」

楚谡见我不接：「怎么？不喜欢？」

我把脑袋凑过去，冲他眨眨眼：「既然是送我的，当然要亲手帮我戴上更有诚意些。」

楚谡难得耐心，他抬手把发钗进我的发髻。

他好容易摒弃了直男审美，却没能摆脱直男传统手艺，他帮我戴钗的样子，像极了钻木取火，凿壁偷光，谋财害命.....

「你戳到我头了！」早知道不让他给我戴了，我扶着发髻下斜插进去的并蒂莲，问道，「好看吗？」

「好看。」楚谡一脸不愧是我，眼光真好的表情，满意地点点头，「发钗好看。」

流莺在当铺面前推了推失神地我：「夫人，你还当不当了？」

我把发钗揣进怀里，正色道：「我昼观天象，今日不宜违法犯罪，我们改日再来。」

我同流莺转身往回走，此时正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小摊小贩们都支起摊子吆喝叫卖，我们便一路走走停停地逛回去。

等流莺挑衣服的当子，我在街头一边啃着油饼子一边在心里记道：今日收入零，支出为五文钱。

攒钱的第一天就成功赤字，犯愁。

加载中...

在我啃完手中酥脆的油饼子时，迎面撞上一个的男子，他眉峰如剑，高鼻深目，一头乌发由银色发扣束成利落的马尾，看上去英俊又精神。

他反应极快地攥住我的手腕，宽大有力的手掌扶着我的腰，在与帅哥双目对视一见钟情的偶像剧般的场景中，只见我含羞带怯，朱唇微启.....

「嗝。」

冲帅哥打了一个冲击性十足的葱油味响嗝。

6

美少年很有风度，迎着扑面而来的葱油气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把我扶稳后微微颔首便走了。

只有我尴尬得恨不能原地去世，愿天堂再无葱油饼。

加载中...

没承想他走出去几步又折返回来，我看着他那张俊脸越来越近，心中小鹿乱撞地想着，莫不是他被我清新脱俗的打嗝方式所吸引，接下来要发展出霸总文里「呵，女人你的嗝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的剧情?

美少年一把攥住我的手腕。

我：这么快就牵手吗？我是不是应该欲拒还迎一下?

只听他冷冷道：「交出来。」

我：「什么？」

他抓住我的手紧了紧：「把我的玉佩交出来。」

「什么玉佩啊？」我疼得皱眉，用力挣了挣，愤愤道，「我不清楚你再说什么！」

他擒住我的手腕往后一翻，像抓罪犯一样制住我：「别装傻，把方才你扒走的玉佩交出来，我念你是个姑娘家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别逼我搜身。」

上一秒一见钟情下一秒监狱风云，这是什么神展开?

加载中...

我扭着身子，挣扎道：「你误会了，我真不知道什么玉佩！」

在我挣扎间，怀里的发钗掉了出来摔在地上，我急道：「你先放开我，随你怎么搜，本姑娘清清白白，还怕你不成！」

不远处忽然传来一声：「抓贼啊！」

擒住我的手一松，我正想弯腰去捡，就被他捞住了腰肢往边上带：「当心！」

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发钗被躲闪的人群踩了又踩，忍不住鼻子发酸。

少年松开我，俯身抻腿，秀出华丽的街舞动作，逃窜过来的小贼被他一绊，狠狠摔在地上，掉出几个荷包还有一枚玉佩。

那小贼眼看着被他捉住了后衣领，反应极快地一扭一摆，跟泥鳅似的从褂子钻出来，手持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绕到我身后，我被一股力量带着往后踉跄两步，小贼胳膊一横挟持住了我。

加载中...

我真是专业当人质三百年，做人质，我是认真的。

小贼持匕首抵着我的脖子，冲他喝道：「退后！不然我杀了她。」

他闻言往后退了两步。

小贼又喝道：「把地上的钱袋子丢给我，还有那个玉佩。」

他弯下腰，捡起钱袋子，忽然狡黠一笑，一枚硬物从他指间飞出，凌空掠起百步穿杨般的箭气，直直打中小贼的手背。

小贼痛叫一声，匕首应声落地，我忙一脚将这凶器踢开。

他如同飞燕掠身而来，一手擒住小贼的脖子，发狠地摁在地上，小贼吃痛地呜咽了一声，求饶道：「大爷饶命！大爷饶命！」

他拎起小贼的胳膊狠厉一折，断骨之声响起，那小贼眼睛兀地睁大，像是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他抬脚踩在小贼的胳膊上，眼中的戾气令人生寒：「偷盗伤人，废你两条胳膊，算便宜你了。」

7

那小贼被赶来的捕快押走，少年拍拍腿上的灰，弯腰捡了玉佩，才走到我身边开口道：「姑娘，方才……」

我顾不得理他，趴在地上找我的发钗。

「你是在找这个吗？」他蹲下来，递出手，掌心里躺着的发钗已经断成两截，一朵莲花不知被踢到了哪里，只剩一朵孤零零的，连花瓣都被踩得七零八落。

断了，断了。

他怔愣道：「你、你别哭呀。」

我哭了吗？叶翠翠这身子泪腺还挺发达。

加载中...

我下意识抬手想揉眼睛，却被他握住，这次他握得小心翼翼，带着点关切的意味道：「姑娘，当心手上的灰进眼睛。」

「夫……翠翠！你蹲在路上做什么？」挑好衣服的流莺跑过来，把我拉起来，拿帕子帮我擦眼泪，「你怎么哭了？是不是受欺负了？」

流莺注意到我身旁的蓝衣少年，问道：「是不是他欺负你？」

那少年有些窘，慌张得和刚才擒贼的样子判若两人：「翠翠姑娘，方才是我误会你了，我同你道歉，这发钗我赔给你！」

我把他手里的发钗捡回来拿帕子包好，没好气道：「你赔不起。」

少年道：「怎会？这种钗子京城的首饰铺里有千支万支，我能赔你一个一模一样的。」

我指着他系回腰间的玉佩：「若我将你的玉佩砸了，再赔你一个一模一样的，你可高兴？」

「这……」少年低下头，言辞恳切：「翠翠姑娘，是我不好。」

我平复心情，反正东西都碎了，不如趁此机会讹他一笔，我酝酿情绪打算再哭几声，好为后头的敲诈做铺垫。

加载中...

少年突然双手搭着我的肩膀道：「翠翠姑娘，在下有急事先走一步，改日一定向你赔罪！」

「等一下！你都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家住何处.....」我还没说完，他已经轻身掠上屋檐，不见踪影，留我一人独自在风中凌乱。

这是什么迪伽投胎大卫科波菲尔降世？

我：牛顿你还管不管！！！

牛顿：这不归我管，归我弟弟牛逼管。

湛蓝的天幕已经被擦成铅灰，我蹲在后院的梨树下刨坑，把裹着发钗的帕子埋进去，然后填土。

「翠翠，你在做什么？」头顶一道泠泠如玉的声音响起。

我答道：「我在祭奠我死去的爱情。」

楚谡：「……」

我反应过来这声音是谁，吓得猛地一屁股坐到地上，脑袋沉沉地往后栽，入目是阴沉的天空，紧接着是楚谡的裆。

楚谡似乎正准备沐浴，只在里衣外头简单地披了件外袍，所以我的头颅在重力作用下顺利倒进他两腿间。

我以为世界上没有现在更尴尬的处境了，事实证明我还太年轻。

楚谡被我的动作一激，下意识地夹住腿，堪堪卡住了我的脑门，硬生生地把我的脸固定在裆下……

加载中...

8

我：……冷静，活了两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抬手抓住楚谡笔直修长的两条腿，借力坐直身子，以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动作从他的胯下把自己解救出来。

看都不用看，他现在的脸必黑得像索命阎王。

沉默，是今晚的楚胯。

都说牡丹花下死……不行，这辈子我还没来得及跟帅哥谈场恋爱，我死不瞑目。

定是受了原主身体里根深蒂固的奴性影响，我滑跪的姿势熟练且专业，反应过来时我已经在跪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看起来像只楚楚可怜阳寿未尽的小鹌鹑，浑身上下都写着：老爷，轻点骂。

加载中...

楚谡没有责备我，反而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起来吧。」

我被他摸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爷，你不是应该骂我消极怠工擅离职守，然后指责我不知廉耻轻薄于你，接着对我进行一番言语羞辱精神打击，最后把我乱棍打死草席裹尸吗？」

楚谡神色复杂：「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这么个形象。」

我讪笑：「是有点夸张成分。」

楚谡挑眉：「只是有点？」

我耷拉下肩膀认怂道：「很多。」

楚谡伸出食指轻轻点了一下我的额头，温声道：「既然你知错，就快起来吧，帮我准备沐浴的热水。」

我：「这就没啦？」

楚谡转身补了一句：「再罚你一个月的工钱。」

我特么直接 Oh no oh no oh no no no no no ~

楚狗还是那个楚狗最懂得杀人诛心。

我帮楚谡准备好沐浴用品，在一旁兴奋地搓手手，准备大饱眼福，不是，大显身手，凭借我这几天提水擦地练出来的肱二头肌，保证把楚谡的搓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好借此邀功跟他讨点小费。

「翠翠，你退下吧。」

害，这家伙把身上几两肉当成宝，连贴身丫鬟都不给看，真没劲儿。

加载中...

楚谡脱掉披着的外袍只剩雪白的中衣，在氤氲的水汽中，看上去有些单薄。

他好像又瘦了点，人家升官发财死老婆都是乐得贴膘，这人怎么回事，不长胖就算了还肉眼可见地掉肉，搞得咱家里条件不好似的。

我叹了口气，帮他关上房门。

我百无聊赖地躺在院里的摇椅上偷懒，忽地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循声望去，隐约可以看到模糊的人影。

「翠翠姑娘。」那人拨开碎枝，俊俏的眉目在月光下熠熠生辉，他一身黑衣，隐于夜色中，乍一看上去像树枝上长了张人脸似，画面过于惊悚，吓得我直接起舞弄清影。

加载中...

我稳住身子与他对视：「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少年轻巧地落在我身旁，从怀里掏出一幅画像：「我拿着这幅画像四处打听一路找过来的。」

我展开画轴一看，那坨乌云应该是头发，两条毛毛虫应该是眉毛，眉毛以下画的稍微好些，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耳朵竖得像天线，下巴尖得像电钻……

我看着这青面獠牙的写意派画作，难以置信地问道：「你就是靠这玩意儿找到我的？」

少年点头，我扶额长叹，究竟是这个世界瞎了还是我瞎了。

「翠翠姑娘，你在想什么？」

「我想重金求购一双没有看过这幅画的眼睛。」

加载中...

少年辩解道：「我虽画技不佳，但多少也画出了精髓。」

我倾身上前，少年随着我步步紧逼的动作往后退，整个人都贴到了树干上：「翠翠姑娘你这是……」

我学着电视剧里的霸道总裁，一手拍在他的脸边很有气势道：「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本姑娘长什么样。」

见他不说话，我踮起脚凑上前 360 度全方位展示我的脸：「看清楚了吗？」

少年握住我撑着树干的手腕认真道：「嗯，看清楚了。」

我把画收起来还给他：「你这么晚来找我做什么？」

少年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裹丢给我，好家伙，人的怀里怎么能掏出这么大的东西，我要胆子大点就去扒他衣服看看他是不是机器猫化形。

我打开一看，里头是各式各样的发钗，桃花的芍药的牡丹的珍珠的翡翠的玛瑙的长流苏的短流苏的……够我开个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

「你这是做什么？」

少年挠挠头，透着几分憨厚可爱，他道：「翠翠姑娘，你那发钗我没能买到一样的，就只好把首饰铺上有的款式全买下来给你赔罪。」

我抱着义乌小市场目瞪口呆：「……」

加载中...

「那你也不用买这么多，我哪来那么多脑袋。」

言下之意：有时间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不如直接给我折现。

「翠翠姑娘，误会你还将你置于险境，给你赔罪是应当的。」他抱手立在朗朗明月之下，挺拔如青竹。

我不由得心下叹道，这孩子，实在是真诚得让人胎动呢。

9

我本想找个良辰吉日把他送我的发钗拿出去当了，但最近楚谡没什么应酬，下了班就天天闷家里，刚被克扣了工钱的我不好摸鱼。

我一边修剪着要摆进书房里的花枝，一边望着窗外忙碌的丫鬟们，茅塞顿开。

我真傻，真的。

踏破铁鞋无觅处，消费群体在眼前。

「翠翠，你看上去很高兴。」楚谡在窗沿边翻一本书。

我忙收回目光，继续修剪手里的花枝：「有、有吗？」

楚谡衣袍曳地眸光淡淡：「你的脸上藏不住事。」

那请问你从我脸上看出被扣工钱的怨念了吗？

加载中...

我收了收自己的表情，把花枝插进瓷瓶里，侧过头正好看到他的下巴长出的点点青黑。

「爷，你该刮刮胡子了。」我拉开抽屉，取出他寻常用的剪子和小刀准备顺手帮他刮了。

他合上书，微微扬起下颌，任由我动作，绷紧的颈部肌肤又细又白，让人很想咬一口，要是以前我就借履行夫妻义务为由霸王硬上弓了。

如今顶着丫鬟的皮，猥亵命官，牢底坐穿。

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失望的表情，忙继续殷勤地帮他剃胡茬：「爷，咱这手艺不错吧，办卡不？」

楚谡：「办卡？」

我解释道：「就是花钱在我这办张卡，下次消费直接从卡里划。」

楚谡问道：「这不是你的本职工作吗？何来加钱一说？」

我：「什么样的价格买什么样的服务，您加点钱我下手轻点保证不刮着你这张如花似玉……」我见他眉头皱了一下赶紧换词，「这张英俊帅气的脸，你好我好大家好，办不了吃亏办不了上当。」

楚谡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他的眼睛告诉我，他从未见过这般厚颜无耻之徒。

「府上是短你少你了？你这般缺钱？」

md 你还有脸说！昨天扣我工钱的是谁啊！

我收了剃刀，拿帕子把他的下巴擦干净：「你就说，办不办吧。」

楚谡摸着自己恢复光洁的下巴：「可以。」

我把纸裁成巴掌大小，拿花枝的尾端沾了沾墨水，在上面花了十个圆圈：「我帮你刮一次就画一个圈，圈用完了再续费，这次当我赠送给你的一次免费体验。」我把花枝插回瓶里冲他眨眨眼，「怎么样，我够意思吧？」

楚谡拿着拿张纸片看了又看，几乎都快盯出窟窿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表情看上去莫名的悲伤。

大概是反应过来自己被宰了吧，在他反悔之前，我揣着从他那收来的一小锭银子，光速溜走。

加载中...

接下来几天，我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让楚府的丫鬟们都戴上了新的发钗，小小赚了一笔。

我美滋滋地坐在树下抱着钱袋子晒太阳，将手里的铜钱抛着玩，心里盘算着这笔钱的用法。

先给自己添置点脂粉头油等生活用品，流莺的生辰快到了，也得留钱给她挑个生辰礼，剩下的攒下来做我的小金库。

我一高兴没控制好力度，手里的铜钱直直飞出去，再没掉下来。

奇了怪了，现在连铜板都不守地心引力了？这让阿牛哥情何以堪。

曾经的我，挥金如土，现在的我，为一枚铜板上树，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加载中...

「翠翠姑娘。」

这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出场方式，堂堂一个太傅府，在这青天白日之下竟然任由一个少年来去自如，我不禁为府上的安保系统感到担忧。

少年一只脚架在树干上，一只脚悬在半空，手里把玩着我丢的那枚铜板，慵懒中带着点风流意态。

我在树下抱着钱袋子望着他：「又是你，你到底是哪家的小公子？三天两头往太傅家里跑。」

少年五指一拢，旋身下树，刷啦啦带下一阵落叶雨。

他双手背在身后问道：「你为何将我给你的发钗都送人了？」

少年低垂眼睫，看上去有点乖，我摇了摇手里的钱袋子：「不是送人，是卖。」

听到这个答案，少年皱眉：「楚府的待遇很差吗？」

我点头道：「但凡我家大人再贪点，我也不至于穷到这个程度。」

「你家大人。」少年若有所思地咀嚼着这几个字，忽然双手抓住树干一翻，「翠翠姑娘，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话音刚落，他已没了踪影。

「还我铜板啊喂！」

10

几日后，武安侯府差人送来张帖子，说是武安侯趁着入冬在京郊办场私宴，邀请几位好友一起共赏大好秋光。

在朝堂上文官和武官往往相互瞧不上，你笑话我头脑简单，我看不起你纸上谈兵，你卸我车轱辘，我放跑你的马，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加载中...

楚谡同武安侯未曾有过深交，但他天天一张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臭脸，应该也不太受人待见，如今侯爷特地派人来请，背地里想把他作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把我的分析告诉流莺，吓得她连夜给我缝制保命护甲，从床底下摸了把匕首给我防身。

我：「你竟然在床底下藏刀？」

不愧是我 21 世纪美少女带出来的丫鬟，危机防范意识了得。

流莺还不放心，钻床底下又拖出了弓弩枪棍刀剑矛盾斧钺戟殳鞭锏锤叉耙戈……

我：……？？？

想不到我原来住的是一间低档情趣 SM 小床房。

然而我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见了面武安侯和楚谡也只是寒暄了几句，说是小侯爷回京任职，皇帝安排他到宫里教习太子武艺，武安侯托楚谡多多关照他。

楚谡应了，武安侯便招呼他去马场同几个年轻人玩。

我作为楚谡的贴身丫鬟随侍左右，楚谡只着样式简单的白衫，容颜清素，站在一群花花绿绿的世家子弟中反倒惹眼。

同样惹眼的还有一个一身金光闪闪的小肉墩和他旁边的貌若神女的平昌公主。

小肉墩看到楚谡，兴高采烈地跑过来，看上去像是一朵慢腾腾的祥云。

楚谡匆匆迎上去，行礼道：「太子殿下。」

哦，东宫太子，他看上去又胖了不少，好说歹说也是夺嫡之战中的 C 位人物，胖成这样遇到刺杀实在是不好逃命，就算侥幸活下来坐上龙椅，怕还没坐稳就得死于脂肪肝。

好在他爹终于悬崖勒马，知道文体两开花，帮他请了个体育老师。

加载中...

太子喘着气道：「老师，我和皇姐等你好久，还以为你不来呢。」

平昌公主在不远处拿脚尖点着草地，一副羞答答的小女儿模样，

太子寻了个借口支开我，让楚谡和她独处。

我跟在这黄澄澄的肉球绕到树后面，看着他憨厚的背影，引起我阵阵食欲。

啊，好想吃炸得金黄酥脆的芝士球。

没想到太子不仅是楚谡的脑残粉，还是楚平 CP 的粉头，他由衷赞叹道：「你瞧他们郎才女貌，多般配啊。」

我：「.....」

树那头的平昌公主说自己读到一篇文章艰深难懂云云，楚谡则耐心为她答疑解惑。

课外辅导完后，公主开始没话找话，最后终于忍不住拉住楚谡的衣袖，声音软成一湾春水：「太傅，可以陪我看星星看月亮吗？可以和我聊诗词歌赋人生理想吗？可以……喜欢我吗？」

我：可以一拳送你上西天和太阳肩并肩吗？

加载中...

太子右手握拳在左手心上拍了一下，低声道：「皇姐！上啊！直接扑倒他！」

我：「……」

张绯已死，楚谡当然可以续弦，重生子后我一直逃避和他上辈子的烂账，还不曾想过这个问题，不知怎的，心口就像扎了记棉里针，兀自冒出血来。

我和太子怀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情等楚谡的答案。

「殿下，楚谡实非良人。」楚谡抽出她手里的衣袖，淡淡道。

平昌公主有些激动地追问：「为什么？你当初不惜拿张绯的命换我平安，我不信你对我没有半分情意。」

楚谡一阵沉默才开口道：「殿下误会了，保护殿下，是为人臣子的职责所在，也仅仅只是职责而已。」

如果说方才的他的声音冷中带柔，那么现在就如同冰原上呼啸而过的寒风，只剩刺骨的凛冽，不近人情。

平昌公主涩然道：「难道你还忘不了张绯吗？她已经死了，你为什么不能试着给我一个靠近你的机会呢？」

楚谡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在我心里，她永远活着。」

我觉得他说这话的时候好像给英雄先烈送花圈的少先队员。

加载中...

「楚谡此生只有张绯一个妻子，言尽于此，还请殿下自重。」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只听他的声音平稳，好像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作为当事人此刻心里五味杂陈，甚至还有点想骂一句：神经病！

11

平昌公主苦笑道：「原来自始至终都是我自作多情。」

俏公主和冷太傅的浪漫偶像剧以两人沉默结尾，真是 bad ending。

「啊——怎么这样……」前排吃瓜群众太子表示不满，「老师是不是瞎？竟然喜欢一个死人不喜欢我皇姐？」

太子暴跳如雷无意间踩了我一脚，痛得我直接当场化作黑白 X 光成片。

我跳脚暗骂：淦！你骂张绯关我叶翠翠什么事！

太子发觉自己措辞不太合适，小肉手合十虔诚道：「我方才情急说的话可别让天上师娘听见啊，她看上去就是一副报复心很强的样子。」

我：你完了，我全听见了，清清楚楚一字不落，小心我买凶暗杀你。

加载中...

太子又问我：「你天天跟在老师身边，可知道他为何如此？」

我认真地和他分析：「我家大人或许真的对夫人情根深种嘛……听上去确实没什么信服力。」

毕竟结婚三年我俩别说爱的结晶了，爱的抱抱都没得几个。

我凭借着我对楚狗多年的了解，一拍脑门：「殿下想想，我家大人是什么人？一心只想搞事业，那如果当了驸马，朝廷肯定要收权的呀，那还怎么一展宏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太子握着小拳头顶着下巴，作出一副深沉的样子：「你说得有点道理，果然是我太肤浅了，只拘泥于小情小爱，误会了老师精忠报国的一片赤诚之心。」

太子眼睛一亮：「我想到了，等我当了皇帝，给老师开个特例不就行了。」

你这还没当上呢，就想着滥用私权磕 CP，江山，危！

远处的人群突然一阵喧哗，太子正是好奇心强的年纪，马上忘了自己刚失恋的皇姐跑过去凑热闹。

我没他那么刚，听了老板的墙角，还是再躲会儿再出去。

「翠翠。」

Oh no 死神在召唤我。

加载中...

我从树后面探出头，楚谡就在几步之外，微凉秋风吹起他宽大的衣摆。

「我耳背，我什么都没听到。」

「走吧，翠翠。」楚谡目光沉沉地望着我，却也没有追问，他的背影看着孤独又萧瑟。

看着他难过的样子，我的心里在怅然之余又生出一些侥幸来。

我抹了把脸，跟上去，佯装无事道：「爷，那么多人凑在那里做什么呀？」

楚谡：「你若好奇便过去看看。」

我抬脚，三步并两步跑上前去看。

原来是一个青衣少年在舞剑，他腾空侧掠如同蛟龙出海气势如虹，寒光熠熠的长剑在他手中翻出利落的剑花，剑锋擦过竟带起凌厉的疾风，卷起落叶而后一次一斩，碎叶顷刻化作丝缕。

围观者忍不住拍手叫好。

少年落地后风姿卓然地抖了抖手中的剑，收入鞘中，神清骨秀俨然是熟悉的面孔。

他也看到了我，目光闪动，楚谡迈步上前，不偏不倚将我挡在身后道：「秦小侯爷年纪轻轻便武艺超群，在下佩服。」

秦小侯爷的手还搭在剑柄上，细细打量楚谡一番，笑道：「哦，楚太傅，你很有名。」

楚谡没有计较他的无礼，从容不迫道：「是吗？那你很快也会很有名的。」

我下意识在心里接话：因为你在泡一个很有名的妞？

太子立刻星星眼：「原来你就是秦弋秦小侯爷啊。」

秦弋看到圆滚滚的太子，眼角忍不住抽了抽，似乎预见到了未来职路的艰辛，他上前施礼：「见过太子殿下。」

太子道：「免礼免礼，我以为楚太傅已经很帅了，没想到你和他一样帅！也不能这么说，你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我：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太子你爬墙就爬墙，别顺手拉郎配啊！

加载中...

太子一手拉着楚谡一手拉着秦弋，把他们两只手交叠，在作死的路上越来越远：「你们以后要相亲相爱好好相处哦！」

太子殿下，请珍惜你现在宝贵的假期、丰厚的脂肪以及茂盛的头发，从你两位老师的表情可以看出，你回宫后的课业负担即将呈指数性增长。

12

他们相互打过照面后，太子提议玩打马球。

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让太子一文一武两个师父分成两队。

秦弋牵过一匹高头大马：「楚太傅，我将府上最好的马借给你，还让太子和我一队，你可不要说我欺负人。」

楚谡接过他手里的缰绳翻身上马，对秦弋点了点头：「多谢小侯爷。」

太子难得聪明：「我好像受到了冒犯。」

自信点，把好像去掉。

加载中...

「微臣同殿下开个玩笑。」秦弋扶太子上马，那匹枣红色的小马差点被压劈叉，颤颤巍巍地支着两条纤细的马腿负重前行。

生活不易，小马叹气。

意气飞扬的少年们在场内纵马奔腾，弱柳扶风的姑娘们在场外聚众赌博。

路人甲：「五两银子，我赌小侯爷赢。」

路人乙：「我跟。」

路人丙丁戊：「我也跟。」

平昌公主摸出一锭黄金放在楚谡那头。

哦豁，真爱啊。

作为前妻的我不甘示弱往秦弋那头压了我今天带出来的所有银子。

众人暧昧的眼风使了个来回，平昌公主红着脸解释道：「胜负难定呢，毕竟小侯爷那一队有太子。」

您可真是他亲姐姐，说得有道理。

我默默在心里祈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信女愿长三斤肉保佑楚狗一定要输，括弧，长胸上，括弧完毕，切拜。

加载中...

秦弋一马当先挥杆取球，楚谡不甘示弱催马回防，秦弋马术奇佳攻势急猛，楚谡胜在应变，滴水不漏地将秦弋拦得严严实实，两个人你追我赶，一时间竟分不出胜负。

但楚谡终究是个读书人，没法同在沙场上摸爬滚打过的秦弋相比，跑了几圈体力便有些跟不上。

秦弋抓住楚谡的漏洞，趁机扬起球杆传球给了太子，太子在飞扬的沙尘中欢欢喜喜地驱球直奔球门。

等等！那是你家球门！！！

眼看他挥起杆，眼看他打飞球，眼看他球进了。

我脑海中一时间天崩地裂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淦霖娘！别说他爹是皇帝老儿，就算是天王老子，今儿我也非揍他不可！

加载中...

太子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楚谡脸上难得露出几分真情实感的笑意：「殿下那球打得漂亮。」

我在一边黯然垂泪，银子像风来了又走，我的心满了又空。

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经过此次教训，我成长了。

从今天起，我就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我从此不敢看观音。

加载中...

楚谡牵着马走到我身边，眼睛在阳光下泛着金色弧光，额角坠着晶莹的汗珠使他如画的面庞变得更加生动，只听他道：「翠

翠，擦汗。」

一旁的秦弋冷哂道：「楚太傅这么大个人了，还要小姑娘帮忙擦汗，让别人见了不得笑话你这长手长脚是对摆设。」

楚谡不以为然：「小侯爷说笑了，翠翠是我贴身丫鬟，承她照顾有何见不得人。」

楚谡的原意只是让我递张擦汗的帕子，被秦弋这么一激，反倒要我亲手给他擦。

我握着帕子犹豫道：「这……不太合适吧。」

这么多人看着呢。

楚谡凑得很近，几乎要顶到我的鼻尖：「平日里穿衣沐浴之事都是你过的手，现下不过让你擦个汗，怎么就不合适了？」

惊！一八五的壮汉为何那样？

我想隔着帕子将他脑袋推开，没想到秦弋一手挑起楚谡的下巴，一手夺了帕子用力帮他擦了擦：「那我亲自帮你擦，就当是给你的见面礼。」

我：你们不对劲。

太子：我磕到真的了！！！

13

秦弋掰着楚谡的脑袋左搓搓，右搓搓，我怀疑他想象济公那样从楚谡的小白脸上搓出个伸腿瞪眼丸下来。

但是楚谡是谁啊，天上仙狗，仙狗流的不是臭汗，是香津津的花露水。

楚谡被他搓得面色愈发红润，捉住了秦弋的胳膊道：「小侯爷真是热情，不知道还以为你伺机占我便宜。」

秦弋的脸黑得我怕他下句就是古娜拉黑暗之神乌呼啦呼黑魔变身。

这头的楚谡和秦弋针尖对麦芒，远处又吵吵闹闹来了一拨人，被左右拥蹙着的人我生前见过，是豫王。

印象当中豫王是皇帝拿来制衡太子的一枚棋子，我当初听闻的时候甚是震惊，一天到晚阿巴阿巴玛卡巴卡的太子居然还需要制衡？

可能皇帝觉得夺嫡的家族传统不能丢，前朝夺嫡皆是腥风血雨，到了我朝风和日丽，这多没排面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皇帝不行。

皇帝年轻的时候确实不给力，后宫佳丽铆足了劲儿也就生了两个皇子出来，急得她们恨不得水滴筹给皇帝筹出几个肾。

加载中...

好在皇帝近几年老骥伏枥老当益壮，在如老黄牛般勤勤恳恳的耕耘之下，终于集齐了七个龙珠，啊不是，七个皇子。

三皇子蹒跚学步，四皇子努力爬行，五皇子艰难翻身，六皇子只懂吃奶，七皇子昨天刚生出来，他们均未达到参与夺嫡大赛的年龄限制，于是陪跑的任务就落到了苦逼的豫王头上。

手握一方铁骑武安侯眼看就要投太子阵营，爱岗敬业的豫王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不请自来地来搅屎。

这是他惯用的伎俩，太子党所有的人他非要过去舔两口，搞得大家敌我不分互生嫌隙，凭借一己之力将原本简简单单朝堂局势搅得风云诡谲。

加载中...

豫王依旧骚里骚气地穿一身红底白纹的衣服，远看上去像瓶移动的可口可乐。

豫王见了我们一颠一颠地跑过来，我条件反射后撤几步，怕他攒了气揭了头顶的发冠当场来个爆喷。

加载中...

他拍了拍太子的头道：「当了太子就不把我这个哥哥放眼里了？出来玩不叫我？」

太子摆摆手：「没有哇大哥！」

我盯着他俩站一起的画面，这是什么炸鸡可乐组合套餐，肚子忍不住高调地咕噜了一声，我脚底生风躲在楚谡后面。

豫王手还搭着太子的肩，眼光落在楚谡身上，他嘴角一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哟，楚太傅，好久不见啊，怎么瘦了这么多，看来你家小娘子的死你很是伤心呐。」

他这话一出，楚谡身形微顿，原是眉眼莹润如菩萨，现下面色生寒似恶鬼。

13

武安侯赶过来打圆场，拉着太子和豫王去吃晚宴。

宴会上豫王嫌乐人弹的琴不好听，偏要让楚谡上去弹，这屡屡碰瓷的劲儿让人怀疑他对楚谡是不是有什么非分之想。

楚谡不好拂他面子，只好矮身落座到琴前，声音冷冷的：「不知王爷想听什么曲子？」

豫王摇晃着酒杯道：「楚大人请随意，你弹什么，本王便听什么。」

这贱兮兮的笑容，我要是楚谡我就当场给他弹首冥乐送他上路。

武安侯是个人精，见豫王刻意针对楚谡，想帮楚谡解围。

独尬尬不如众尬尬，于是他大义灭亲大手一挥：「弋儿，你不如和着楚大人的琴音舞剑，给豫王助助兴。」

突然被点名伴舞的秦弋：「？？？」

加载中...

武安侯丢了插在瓶中作装饰的梅枝给他：「还不快去！」

秦弋瘪瘪嘴答了句：「是。」，像极了逢年过节被迫在亲戚面前才艺表演的我。

他拎着梅枝走到楚谡跟前：「你好好弹。」

豫王拍手：「甚是风雅。」

太子也跟着拍手：「双厨狂喜！」

加载中...

楚谡修长的手指抚上琴弦，轻拢慢捻，琤琤淙淙的乐声倾泻而出，犹如山间流水落花，林中鸟鸣风动。

秦弋持着梅枝临风而立，随着琴音旋身起式，点点胭脂残影化成数轮血色残影，步履轻盈若轻云之蔽月，腾挪飞舞似流风之回雪。

楚谡琴音一转，满堂花醉皆化江湖夜雨，玉楼锦阙尽成铁马冰河。

秦弋紧跟着剑势一改，惊鸿翩跹转为雷霆震怒，青丝红颜变作累累枯骨。

堂前一时间杀机四伏，众人不由得屏息凝神，只听得「铮——」的一声弦断，锐利如宝剑悲鸣。

楚谡指尖冒出的血珠，飞溅在素白的衣裳上，宛若雪地里开出的朵朵红梅。

秦弋应声掷出花枝，凌空一掌，花枝霎时被震成齑粉，灰飞烟灭！

一曲毕，众人如梦初醒，热切地拍着巴掌。

豫王笑道：「不愧为京都楚郎，对比之下，过往听的皆是靡靡之音。」

擦擦口水吧王爷。

加载中...

太子也跟着道：「老师，好琴好琴。」

夸完不忘及时端水，转身对秦弋赞道：「老师，好剑好剑。」

闭嘴吧太子。

加载中...

我去拿药箱给楚谡包扎伤口，回前厅的路上正好碰上出了一身汗换完衣服的秦弋。

他换了身圆领蓝袍，原本随意的马尾一丝不苟地被白玉冠束起，看上去同寻常养尊处优的世家小公子没什么两样。

我路上没话找话：「小侯爷先前认识我家老爷？」

秦弋摇头：「今日初见。」

我：「怎么感觉你对我家老爷意见很大啊。」

秦弋：「我爷爷不喜文官，说他们肠子弯弯绕绕，一肚子坏水，所以我也不喜欢。」

讨厌文官这种思想还搞隔代遗传？

高级高级。

走到一半，秦弋忽然想起什么，停下脚步从怀里摸出了一支发钗：「翠翠姑娘，我寻了好久才找到了你的同款发钗。」

我仔细瞧了瞧：「还是不一样啊，我发钗上的花是姨妈红，你这是枫叶红。」

秦弋企图蒙混过关：「姨妈红和枫叶红，不都是红吗？」

我反问他：「楚帅哥和秦帅哥，不都是帅哥吗？」

秦弋无奈：「这已经是我找到的最像的了。」

我：「随便吧，我也不挑。」

我抱着药箱腾不出手来接，秦弋略有些紧张道：「那我帮你戴头上。」

秦弋把发钗往我脑袋上坟似的一插。

我：「……」

你们直男报的同一个培训班吗？怎么手法如此相似。

秦弋指腹摩挲着钗上的花瓣，顺着我的头发一路往下，几乎要蹭着我的耳廓。

我有些别扭地缩了缩脖子，他才把手收回去，朝我温柔地笑了笑，眼睛又清澈又明亮。

【小剧场】

太子&豫王：京都四少，今日出道，青春制作人，和我一起吧！

我：有你俩什么事？人家吹拉弹唱你俩吃喝玩乐？

太子&豫王：我俩皇族。

我：OK，Fine。

来吧，展示！

楚谡自弹自唱一首迪伽奥特曼主题曲：I'm singer！

秦弋运用熟练的体操技艺来了个 360 度空中转体 ： I'm dancer！

太子一口吞下整只炸鸡：I'm eater！

豫王摇了摇自己然后揭开头上的瓶盖边甩边喷：I'm drinker！

我摸着秃成马六甲海峡的头顶：I'm your father！

加载中...

14

回到前厅，楚谡的脸色有点不好。

虽然旁人看上去他一如既往的清冷，但多年的舔狗经验把我培养成了楚谡的列文虎克女孩+微表情分析专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淡漠的表情中夹杂着阴郁。

我跪坐在他跟前，他道：「你再不来，我的伤都要愈合了。」

唉，老板受气，社畜遭殃，本社畜决定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

加载中...

我擦拭着他指尖翻出的皮肉，捉住他条件反射勾回去的手指，一边帮他呼呼一边缠上纱布，表面上低眉：「都说伤疤是男人的勋章，爷就当多了一枚勋章。」

心里骂骂咧咧：狗东西炫技也不知道收着点，伤着碰着最后麻烦的还不是我这个贴身丫鬟。

我俩回去的路上，他问我今天的宴会好玩吗。

「挺好玩的。」我一脚踢开路上的石子，上辈子楚谡可是很少带我出席这种场合，唯一一次还碰上了平昌公主对他暗送秋波，这般想着，忍不住委屈起来，「我记得爷好像不喜欢带夫人去宴会，翠翠比夫人有福气。」

「怎么会不喜欢呢？」楚谡停住脚步，烛光明灭，看不清他的神情，「只是不想让她看到我市侩算计和无能为力的样子。」

「什么？」我侧头问他，晚风吹晃我手里的绢灯，也把他的声音吹远。

他理了理我被吹乱的头发，突然问我：「翠翠，你可知簪和钗的不同？」

我摇头，他顺手取下我头上的发钗，轻声道，「簪为一股，钗为两股。赠人两股钗，意为结发定情。」

对话频道转换过快，我不太理解他突然的科普。

他的指尖从钗头移至钗尾，眉眼也跟着一点一点地冷下来：「翠翠，你同谁结发定情？」

我被他盯得心虚：「爷说笑了，翠翠上哪跟人结发定情，前几日被人不小心碰坏了发钗，赔了个新的罢了。」

楚谡微微挑眉：「秦小侯爷？」

我没打算隐瞒，遂点点头。

楚谡忽然问：「你今日同他们赌马，押的哪边？」

我：「我家爷如此玉树临风威武雄壮，所以我选秦小侯爷，怎么？输的钱管报销吗？」

楚谡拿发钗砸了我的眉心一下：「你想得美。」

那你问个锤子！

加载中...

楚谡又问：「为何押他？」

大哥，你一个勉勉强强能骑马跑两圈的文官，同人家马背上长大的武将打马球，那肯定得输啊。谁知道太子爷单人开出的bug那么大！

太子反买，别墅靠海。

楚谡显然对自己的马术有着盲目的自信，对此我也表示理解，当初我在跆拳道班上了几节课就以为我能凭借着幻想的武力值当上校霸，天天东南西北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爹。

然而锋芒毕现的我很快就受到了正统大姐大亲切友好的殴打教育，人家一砖下去脑震荡，大姐大一砖下去直接给我拍穿越，轮回了两次都没轮回去，用实力证明你爹永远是你爹。

加载中...

我穿过来的时候天天对着街头的知名地痞流氓张三各种挑衅，企图借他的武力把我拍回去，结果他就被抓进去了，罪名是故意伤人。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武器不对，于是转身就往墙上抠砖，结果我也被抓进去了，罪名是破坏公共财物。

天道好轮回，害人终害己。

楚谡把发钗往我衣领上一卡，甩头就走。

这咋还生气了呢？

我一路小跑地跟在他后面，看着他生闷气的背影，心下感叹，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遇到破除幻梦的人生导师。

楚谡毕竟是官场上混的，情绪管理了得，第二天就跟没事人似的使唤我。

……好像也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

楚谡洗漱完便拉着我调查户口，问我今年几岁了？可也上过学？吃什么药？

好家伙，这都两万字了你才记起来问这些？

加载中...

他的嘘寒问暖中夹杂着蓄意报复，搞得我被他缠着连带薪拉屎的时间都没有，不仅消化系统功能遭到严重损害，还时时刻刻担着掉马的风险。

直到武安侯过来府上做客，我才得空脱了裤子蹲坑上清理内存，在茅厕看到天堂的圣光。

武安侯和楚谡关起门来大鱼大肉，我在油灯下裁流莺逛街时收到的商铺优惠券，淦，这万恶的阶级差距！

我从那花花绿绿的优惠券中看到一张极其吸引眼球的小广告，上头写着醉鱼楼周年大回馈，我还以为是什么海鲜馆，结果一问流莺才知道这竟然是牛郎店。

嚯，来京都这么些年过于专注自家，都还没去过这种好地方，现在终于可以不顾夫妻纲常却囊中羞涩……

我看着小广告上倾城绝色的美男画像捂住心口道：「流莺，我的心突然好痛好痛。」

流莺疑惑：「那怎么办？」

我俩就拉拉扯扯地走到了醉鱼楼门口，流莺劝我：「夫人不是刚破财吗？怎么又跑这来挥霍了？」

我指着小广告同她道：「半价！还请了江南最好看的鸭子来坐镇！银子没了还可以赚，他们可不是天天周年庆。」

我向她道：「我就看看，不进去。」

但我的腿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又道：「我就进去，只看看。」

流莺一脸不相信，我指着天空：「快看！飞碟！」

趁她分神，我飞快地迈进醉鱼楼的门，回头和在原地跺脚的流莺再道：「我最多最多和他们玩玩抓鸭子。」

加载中...

15

这里兴男风，女人出入这种风月场所多有不便，所以出门前我特地换上了男装，那是我上辈子买给楚谡的，后来他窜了个子再穿不下，我便要回来收着。

我喜欢收集和他有关的东西，比如他不要的发带，他磕坏的砚台，他用腻的折扇……把我的房间堆得像垃圾堆里，而我是垃圾堆里快乐的小乞丐。

老板见我穿着体面，笑脸相迎，问完我找一还是找零，便拿过来一个本子，薄薄的纸页印着画像，旁边用蝇头小楷着标注花名，身量，特点，价格。

我带着两辈子少有的求知欲认真拜读。

加载中...

第一位花名：蒹之葭。

剪指甲？这名字听起来还挺降火的。

特点：一步到胃

我勒个去，那这他么还是人吗？咋不说给我顶天灵盖里呢？

第二个花名：桃之夭

特点：最高纪录一夜十次，难忘今宵。

备注：不接受二十五岁以下的客人。

我大怒：「过分了啊喂，竟然还搞年龄歧视？」

老板道：「都是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才提高的门槛儿。」

第三个花名：晨之风

特点：饱读诗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我大惊：「为什么他一晚上报价这么贵？」

老板道：「因为知识就是金钱。」

我：……知识风评被害。

第四个花名：鸿之雁

特点：如图所示……

备注：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

我满脸通黄地合上册子。

老板不解：「这里头就没有一个看上的？」

我想告诉他，我今天压根不是来嫖的，只是来看看未来的奋斗目标。

没想到这里头最便宜的一晚上也要三十两银子，也就是我不吃不喝在太傅府干上两个月才能睡一晚，当场梦碎，贫尼连夜带发修行。

加载中...

老板努力拉我参与他们的周年庆活动，今日加入 VIP，就能够享有八折优惠，还特地赠送纪念品乌龟壳一枚。

我疑惑：「为什么送王八壳？」

老板曲起手指敲着乌龟壳：「瞧瞧，这一翻个儿八块腹肌，硬邦邦，邦邦硬。」

加载中...

我正寻思着如何脱身，忽然瞥见人群中一抹熟悉的身影，我冲老板道：「我方才见到了位朋友，先过去打打招呼。」

老板给我让路：「您请您请，今日两人同行一人免单。」

我尴尬笑笑：「真是令人心动呢。」

说完，悄悄跟着那人上了二楼。

那人停在一扇门前，左右张望，看到我的时候跟见了鬼一样：「你、你、你.....」

我走上前搭住他的肩膀道：「怎么小侯爷你也来嫖啊？」

秦弋忙答道：「我、我、我.....」

「这是你订的房间吗？好豪华啊——」我一面问一面推开房门，房内扑面而来阵阵奇异的香气。

「不好！」秦弋低声叫道。

秦弋飞快地伸手摁住我的口鼻，我被他带着跌跌撞撞地进了房，慌乱中他不忘抬脚带上门，紧接着我俩的身体失去平衡，双双摔到地上。

他压得我差点吐血，又被他掐着半张脸，难受得紧，抬手去推他的结实的肩膀。

秦弋的身子同我紧贴着，带着少年独有的炙热的气息，就着这糟糕的姿势，侧过脸附在我耳边道：「翠翠，别乱动。」

16

看着气氛我以为我马上就要借着小说中常有的下药梗，和秦弋进行阿晋不允许的脖子以下不可描述运动，在楚谡的脑袋上辛勤播种，犯下每个女人都会犯的错误。

加载中...

但他微微撑起身子道：「翠翠，屏息。」

「哦哦。」我在他松开我的时候及时捏住鼻子。

秦弋起身推开窗子，把屋里的迷药散了干净。

啊——他推开的不是窗子，是我白嫖帅哥的少女梦想。

我呼吸着新鲜空气，问他这演的哪一出。

「我不是来嫖的。」秦弋红着脸解释道，「武安侯府丢了件重要的物什，我怀疑是……豫王。」

我问：「豫王？这里难道是豫王的包间？」

秦弋点头：「那日宴后，东西便不见了，豫王下了宴在这里住了一夜，我才想着趁今日人多，混进这里找一找。」

他转念一想：「豫王竟然在这里设了迷药，怕是预先猜到了会有人来此处翻找……这里太危险了，翠翠你快走。」

秦弋推着我就往外走，刚打开门，就看到豫王一身打眼的红衣，左右为男地往这边来。

人生赢家啊，我不禁发出羡慕的声音。

加载中...

秦弋急得焦头烂额，他把我拽到窗边打算对着楼下的池子来个高空抛物，我制止道：「我不会凫水！」

秦弋苦道：「我也不会。」

我指责：「你堂堂一个神兵小将怎么能不会凫水？」

他无奈：「我的业务领域是战场尘沙起，不是海底两万里。」

就在我给秦弋作未来转行当海军的职业规划时，豫王已经一口一个宝贝晚安宝贝早点睡地到了门口。

情急之下秦弋抱住我的膝盖往上房梁上一丢。

我凭借着飙升的肾上腺素扒拉住房梁：「？？？」

不是，哥们正常情况下不是踹床底下躲着吗？

豫王推开门，看到秦弋站在房间里，正气凛然像极了扫黄打非的警察叔叔。

加载中...

「.....」豫王显然被秦弋正义的气场所震慑，当即退出房间关上门：「一定是我打开方式不正确。」

过了一会儿，房门又打开了，秦弋还在里头。

豫王笑着问：「小侯爷，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秦弋硬着头皮撒谎：「我……走错房了。」

「原来小侯爷也好这口？」豫王见到亲人一般的喜悦，拉着秦弋道，「小侯爷喜欢在上面还是在下面？我给你推荐推荐？」

「我……我都行。」

从秦弋发红的耳根就能看出在圆谎的时候走过了多么漫长的心路历程。

豫王翻开自己滕的小册子，乐呵呵地帮秦弋物色了一个漂亮的人儿，说是乖巧可爱正配秦弋。

秦弋面红耳赤地被人带下去，我还在手脚并用地挂房梁上 cos 考拉。

加载中...

豫王送走秦弋，转头来了个变脸，春风满面覆作寒江飞雪。

他冷冷道：「今日我这房中真是好热闹啊。」

可不是吗，刚才都够凑桌麻将了。

他拔了挂在墙上作装饰的软剑，挑起床帘，露出里头端坐的人影来，那人虽半张脸蒙了薄纱，却仍可窥出几分仙人之姿。

没想到他不仅会变脸，还会大变活人。

豫王的眼眸暗了暗，随即把剑尖轻轻抵上对方隆起的喉结，脸上的笑容意味不明：「楚太傅你也是走错房了？」

加载中...

不是吧不是吧？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楚狗楚太傅吧？是国家发的薪水不够吗？竟然背着我搞副业？打算悄悄变母然后惊艳所有人？

我心下大骂他：肮脏！龌龊！不懂自爱！不知羞耻！

逛窑子这好事竟然不带我！员工家属好歹能有点优惠价不是？

楚谡动了动，豫王也是个怜香惜玉的，及时撤了剑，同他道：「我看楚太傅和小侯爷跑到这儿，不是巧合吧？莫不是武安侯府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豫王摩挲着下巴接着分析：「能惊动楚太傅和小侯爷的.....难道是可驱三万雄兵的兵符？」

楚谡揭了面纱，露出冷玉般的一张脸：「王爷，盗取兵符，是为谋反。」

「楚太傅怎么一上来就给本王扣帽子。」豫王伸出食指抵住楚谡的唇，「本王才不屑什么冰符火符，本王不爱江山，只爱美人。」

楚谡皱着眉，别开脸，正欲起身。

豫王忽然擒住他的手腕，如猛兽扑食般把他压进床塌。

盘在房梁上的我视野绝佳。

哦豁，这是我免费能够观看的吗？

加载中...

「楚太傅都委身来了这风月场，怎么能让楚太傅空手而回呢？」豫王的声音因兴奋而发抖，拉起楚谡的手就往心口摁，「兵符本王这里没有，但本王有的，是对太傅满心的爱慕。」

楚谡又惊又恼，想着法子脱身，却被豫王招招制住。

呵，叫你之前不肯和我一起跳强身健体的中小学广播体操，现在任人鱼肉了吧？

「你不乖啊。」豫王解了楚谡的发带，将他挣扎的双手捆在床柱上，「本王第一次见到太傅就很是欢喜，可父王偏偏要把你送给那个又痴又傻的太子！我恨他总是夺走本王看上的东西！」

「太傅啊太傅，太子不过是摊扶不上墙的烂泥。」豫王的膝盖抵着楚谡的腰，握住楚谡一缕墨发吻了吻，「那日群臣们答应救出公主后派暗卫伺机救下你的发妻，然后呢？他们一见公主脱险便令弓弩手放箭，说到底一个小小太傅之妻在他们眼里自然比不过公主，比不过一个朝廷要犯，比不过他们头顶的乌纱帽啊。」

「你看呐，你忠心耿耿换来的是什么呢？危急时刻你连救自己妻子的发言权都没有。」豫王的手一路抚至他的下颌，一个使力便让楚谡被迫仰起头，纤细的脖子像绷紧的弓弦，在空气中颤动着。「楚太傅若是肯当本王的人，你要财，本王便给你财，你要权，本王便给你权。你想杀谁想救谁，再无人能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岂不快哉？」

17

不愧是我朝知名搅屎棍！传销话术了得，我听上去竟然有几分心动呢！

豫王低头在楚谡的脖子上深深吸了一口气，温柔缱绻地呢喃着：「楚谡……」

楚谡面色铁青，浑身都在战栗着，艰难地做着肉体斗争。

加载中...

而盘在房梁上我心下五味杂陈，又喜又惊又急。

喜，是有机会免费观看真人钙片。

惊，是弱零竟然是我前夫！

急，是我到底要不要舍生取义拯救小可怜弱零？

救，还是不救，that』s a question

经过一番冷静思考，我决定再等等，毕竟靠叶翠翠这副小破胳膊小破腿，别说下去跟这只发情泰迪掰头了，挂房梁都够呛。

楚谡在慌乱中和我对视，眼底一片猩红，他一定是看到我了。

他冲我摇了摇头，让我别下来以身犯险。

手脚发麻的我对此很是感动，在心里默默对楚谡保证：「狗子，我就再看一会儿，就一小会儿，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他脱你裤子！」

你的底裤，我的底线。

加载中...

楚谡挣扎得越厉害，小泰迪豫王就越开心。

巫山云雨之事被这两个人搞得像杀猪一般惨烈。

两人的动静惊了门外的侍卫前来询问情况，豫王一边解楚谡的腰带一边吩咐道：「都不准进来坏本王的好事。」

楚谡屈膝往豫王要害一顶，豫王侧身躲过，带着他翻下床塌，楚谡被捆住的手腕硬生生地扭了方向，疼得倒吸一口冷气。

豫王抱着他的腰往上爬：「楚谡，你乖乖的，也少吃点苦头。」

楚谡一咬牙恶狠狠地蹬上他的胸口，豫王往后退了几步，轻而易举地捉住他的脚脖子，笑道：「你呀你.....」

我啊我.....实在是.....挂不住了.....

我的手一松，天降正义，直接给豫王来了个生理层面的冷静，中止了他的沈知节行为。

豫王被我一屁股坐晕，听着清脆的声响，断几根肋骨没跑了。

加载中...

我帮楚谡解开被捆的双手，把散乱的外袍拢好，其间眼睛匆匆扫过他凸出的锁骨，领口若隐若现的胸肌……这该死的男人看上去如此的美味。

楚谡手腕上勒出鲜血，眼角泛着屈辱浸过的红，像受着伤还未来得及收回利齿的幼狼一样扑进我的怀里。

上一秒还在馋人家身子的我被他这么委屈巴巴地一抱，顷刻间散发出母性的光辉。

加载中...

我回抱住他，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脑袋：「没事了，没事了。」

「翠翠。」他如释重负般喊我的名字，力气却大到我觉得疼，双手交缠着锁住我的脊背，仿若天罗地网，让人在劫难逃。

看你今天这么惨兮兮，就给抱一分钟。让你领略一下母爱的伟大。

好了，一分钟到了。

撒手！你这个狗男人！

加载中...

我伸出食指戳了戳他的肩膀：「爷，咱抱完要不干点正事，比如.....逃跑之类的。」

楚谡突然丧心病狂，抱起我往窗外就是一个完美的平抛运动。

「桥豆麻袋！我不会凫水！」

「cnm 你羞愤自尽也别带我啊喂！！！」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我的身体落入冰冷的湖中，冷不丁呛了几口水，求生欲使我奋力狗刨。

楚谡制止了我的动作，稳稳托住我的腰往上带，游出了水面时鼻腔已经呛得发疼。

他连拖带拽地把我救上岸，秦弋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俩正在树下拧着衣服上的水。

三个闯豫王豪华包间的人开始复盘。

楚谡从武安侯那里了解到豫王的动向，特地扮成豫王预约的美人，蒙了面纱，点上准备好的迷药，打算把豫王迷晕以后找兵符。

没想到秦弋后脚进来就把房里的迷药散得一干二净，这一系列配合从某种程度来说还挺有默契。

秦弋：搅屎棍竟是我自己！

加载中...

回府后，我洗完澡，煮完姜汤，楚谡还闷在浴池里。

我敲敲门，苦口婆心：「爷，别泡了，再泡就烂了。」

楚谡道：「你进来吧。」

我心里想着：嗨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身体非常诚实地推门进去。

楚谡已经穿好衣服，恨不能把自己裹成木乃伊。

……我果然就不该对他的开放程度抱有期待。

加载中...

楚谡走近我，开口问：「为何去那种地方？」

狗东西沐浴更衣完想起来兴师问罪了，我飞速地转动小脑袋瓜，企图编撰出一个我出现在牛郎馆正义正直合情合理的理由。

「其实我是秦 sir 派出去潜伏的卧底……」

「你果然是和秦弋一起去的。」楚谡忽然攥住我的手腕，眼底渗出寒意，「翠翠，我不喜欢你同他在一块。」

我吃痛地松开手，汤碗落地发出清脆声响，姜汤飞溅在我的裙摆上。

「不，不只是他，换作谁都不行。」楚谡恍若未闻，像被魇着了般，握着我的肩膀步步紧逼，直到我的脊背抵上冰冷的墙壁。

「翠翠，你是我的人，你只能是我的。」

眼看着他的吻便要落下来，我忙伸手捂住嘴，冰凉的唇印在我的掌心，我用力挡开他：「老爷，您这是做什么？」

见他不动，我便搬出我自己来对他进行情感上的谴责：「您这么做，对得起死去的夫人吗？」

「夫人。」楚谡抬手抚上我的脸，拇指在颊边轻轻摩挲，「我的夫人不就是你吗？阿绯？」

一句话如同雷击，窜过我四肢百骸。

咋回事？咋被豫王非礼一下还顺便升了智？

加载中...

我觉得我还能挣扎一下。

「爷，您这是忧思过度，把我当成夫人了吧？您瞧瞧，我这身量体型眼睛鼻子可没有一点像夫人。」

「阿绯，我怎么会认不出你呢？」楚谡的手指走过我的眉毛、眼睛、鼻子，然后俯身圈住我，一点一点地收紧，「你化成灰我都认得。」

我的眼角抽了抽：「这句话听上去不太像示爱吧？」

18

被楚谡亲手扒马甲的那一刻的我真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如鲠在喉……真是奇了怪了，怎么就被他看出来了呢？我到底哪里没做好？

「不是做得不好，是做得太好了，翠翠。」

楚谡温柔地牵过我的手：「你一个不曾读书的丫鬟，墨却研得极好。」

他带着我的一只手摁在他的后腰：「帮我更衣时，不管哪件衣服的暗扣暗结你都一清二楚。」

我的另一只手被牵着抚上他的下巴：「未曾出阁却知道如何帮男人剃须。」

哈？努力干活也有罪？

加载中...

「还有你走路平地摔，吃饭吧唧嘴，心虚的时候喜欢胡言乱语，打盹的时候喜欢说梦话磨牙流口水……」

「停停停，掉马就掉马，爆我黑料做什么！！！」

加载中...

我以为的天衣无缝，在他眼里尽是破绽。

我颇受打击，演员梦就此幻灭。

原来我装傻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楚谡一眼能看见，该配合我演出的他装视而不见.....

加载中...

我甩开他的手，提声道：「你知道你不早告诉我？看着我在你眼皮子底下忙里忙外跟跳梁小丑似的很好玩是吧？」

楚谡落空的手又急切地抱住我：「不是这样的，阿绯。」

我用力推拒着他：「楚谡我上辈子舔得太累了，这辈子我就想没心没肺自由自在地活，你如果对我还有那么一点愧疚，行行好（给我点钱），放我回老家过逍遥快活的日子。」

「那我呢？」楚谡的脸色变了变，我被他突如其来的力道吓了一跳，肩膀一沉直接被摁到了椅子上。

「阿绯，我最怕的就是这样。」楚谡俯首吻我的额头，垂落在我的肩膀上的墨发像缠住我的镣铐，动作爱怜，语气偏执，「怎么办呢？阿绯，我承受不起第二次失去。」

他哀求：「阿绯，我们重新开始。」

我摇头：「阿谡，我们人狗殊途。」

加载中...

真是忠言逆耳，楚谡拽着我不肯撒手，甚至还搂着我睡了一觉，我被迫面对面共享彼此呼出的二氧化碳。

结果就是他残废，我落枕，果然言情电视剧里相拥而眠的浪漫睡姿都是骗人的。

楚谡左胳膊被我的脑袋压得失去知觉，依旧凭借着自己的右手换好衣服，身残志坚地去上班。

临行前在门上落了锁，还叫来了两个侍卫。

我后知后觉地跳起来砸门：「楚谡！你干什么？」

狗玩意儿上哪学的贱招啊，一个很可怕的想法划过我的脑海，我问道：「楚谡，你是不是偷看了我的《被病娇王爷盯上了》？」

楚谡：「没有。」

我：「不然就是《妖孽将军霸道囚爱》《冰山太傅强锁妻》《陛下他如狼似虎夜夜索爱》？」

楚谡：「……」

楚谡：「是第二本。」

我震惊：「你一个大男人偷看我言情小说？看书就看书，哪有人实践的啊？你知不知道这是非法拘禁！你作为人民公仆知法犯法，你要脸吗？」

加载中...

楚谡道：「阿绯，我快迟了，帐你回来再算。」

我歪着脖子一阵扑腾之后，接受了我被囚禁的狗血情节。

一开始我的内心：呵，略刺激，略带感，略兴奋，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前夫……

一小时后我的内心：啊，好空虚，好寂寞，好无聊，狗男人快放我出去！

我自己撕着发尾分叉，好容易挨到了中午，侍卫放流莺进来给我送饭。

我裹着被子恶狠狠道：「我翠镜泽就是饿死，也不会吃楚谡一口饭！」

流莺：「今天是酱排骨、卤猪蹄、红烧狮子头。」

我撤回。

加载中...

流莺提着食盒进来跟我马后炮：「我就说为何你平日饭里都有两根鸡腿，原来爷早就认出你了，却不敢轻易靠近，只能在背后默默守护……」

我没好气：「你到底哪头的？」

流莺诚恳道：「我当然是你这头的，但是你再当回夫人也不错啊，不愁吃穿，老爷待你也好。」

我举着猪肘子振臂高呼：「我现在想要的是自由！自由！」

流莺：「猪肘子凉了。」

我：「马上开啃！」

化悲愤为食欲的我三块猪肘子下肚，直接把自己吃积食了，瘫在床上，使唤下朝的楚谡帮我端茶倒水揉肚子。

我问他兵符找着没。

他说兵符被太子当成小老虎玩具给顺走了，今天找到的时候两位老师当场给太子来了个正义的群殴。

加载中...

我又问：「豫王呢？」

楚谡笑了笑：「关心我？」

我翻个白眼：「只是单纯好奇这段虐恋的后续。」

楚谡收起笑：「没有后续。」

我阴阳怪气：「那就是没有为难咯，哇唔，他好爱你！你要不考虑考虑打开一下新世界的大门？」

「那可未必。」楚谡的手上力道加重，在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之前，先打开了我肠道的大门，我终于痛痛快快地打了个响嗝。

我四仰八叉霸占整张床：「你睡地上。」

楚谡拉起被子把我裹起来往里头一卷，毫不客气地躺在我的身侧：「阿绯，好梦。」

借他吉言，我梦见楚谡——一个病娇禁欲霸道总裁在小黑屋里对我爱而不得强取豪夺。

而我——精通中日韩三国语言的纯情小白莲全程不行！昂怼！呀咩爹！！！

19

我醒了，入目是极好看的男人，那喉结，啧，那锁骨，啧啧，那胸肌，啧啧啧……

老天爷，你也太考验我这个老色批了吧！

加载中...

我压抑着直冲脑瓜的沸腾热血，闭着眼念道：「美色如狼似虎，瓦解人的意志，别说是碰，连想都不能想啊！」

楚谡捉住我正上下其手的手。

我：「.....」

我解释：「不好意思，我的手好像没收到脑子发出去的信号。」

我甩锅：「谁叫你大早上的不穿衣服！！！」

楚谡无奈：「这是你脱的。」

我：「你不要狗血喷人，小心我律师函警告。」

「真的是你昨晚脱的。」楚谡回忆道，「边脱还边说「哥哥我可以」」

.....场景还原得十分有信服力。

加载中...

我不解：「那我为啥没脱裤子？」

楚谡：「我裤子太松，腰带系得紧了些，你没解开结。」

楚谡手把手带我解腰带，唇角浮着一点笑意：「阿绯，这么解。」

我凭借着残存的理智，当场一个跨栏连滚带爬地躲到墙角：「你！今天开始睡地上！」

几日后楚谡回府带着一身酒气，步履间尚有章法，脸颊却嫣红如冬夜寒梅。

楚谡脱了靴子，坐在床边，望向里头嗑瓜子看话本的我。

我推推他：「屁股往哪放呢，下去下去，这是我的地盘。」

他目光涣散地唤了句：「阿绯。」

我吹开贴嘴上瓜子皮：「闭嘴。」

他又唤：「娘子。」

我抓了帕子里的瓜子皮往他脸上砸：「想死是不是？」

楚谡瘪瘪嘴，委屈巴巴：「那要叫你什么？」

我最见不得猛男撒娇，骂道：「滚你丫狗东西。」

楚谡：「滚你丫狗东西。」

我翻身起来锁他喉：「你骂谁呢？」

加载中...

楚谡看着我，眼中有化不开的晨雾：「我骂自己。」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我正打算躺回去，楚谡忽然伸手箍住我的腰，我被迫以颇尴尬的姿势坐在他腿上，顿时觉得自己屁股着火，「你、你干嘛？」

楚谡手心滚烫，从腰一路烙上我的腿，摸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的动作暧昧缱绻，眼神却很天真：「阿绯，留在我身边好不好？」

我认真地摇了摇头。

楚谡牵着我的手在嘴边吻了吻，瓮声道：「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

我任由他牵着，开口道：「若要你辞官，你可愿意？」

「我知道你对我有情，可你心里装了太多东西了，太子、皇帝、黎民百姓……」我抽回自己的手，帮他拆下束发的玉冠，难得耐心道，「你身居高位，行事皆要顾全所谓的大局，而我不为纲常礼教所拘，不喜欢摧眉折腰事权贵，我理解不了你的难处和苦心，你不懂我的任性和坚持，我们硬绑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趁着他醉酒时乖巧的劲儿，我一股脑儿把想说的话都说了。

楚谡道：「可是我们以前明明很好的。」

「是啊，以前多好啊，你冲我笑一笑我就像只小狗一样摇着尾巴冲你跑过来，追逐久了也累了，我不想再追逐你了。」我想摸摸他的脸，却又不敢碰。

楚谡睫毛忽闪几下，像挂着露珠的枯枝，他把我悬而未决的手结结实实地摁到他的脸上：「对不起，阿绯，对不起。」

我的内心忽然酸涩无比，压抑了许久的委屈势不可挡地涌了上来，我忍不住哭出了声。

楚谡把我的脑袋按在他的胸口，抱得紧紧的：「阿绯，别哭。」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全蹭在他的衣服上，艰难开口：「楚谡，我们分开吧。」

楚谡沉默了好一会儿，沙哑出声，「阿绯，给我一点时间。」

行吧，就当离婚冷静期。

皇帝病了，九五至尊以一己之力在京城带起了一阵来势汹汹的流感。

而我，不幸中招了，都怪楚谡这个病原体携带者！

病原体携带者得了空闲，便日日守在我身边，给我端茶倒水讲故事。

他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分享者，讲故事像新闻联播，听得我昏昏欲睡，太子竟然能上他课不打瞌睡，也算是一样过人之处。

我打着哈欠托着下巴问：「怎么没听你提过小侯爷。」

楚谡：「你关心他？」

楚谡见我不答话，冷笑道：「他被调去灾区铲雪了，你别指望他带着你跑了。」

加载中...

你不提，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

我无情嘲笑：「楚大人，你现在怎么变得跟怨妇似的。」

楚谡板起脸：「我不是。」

「好好好，不是就不是。」我敷衍道，「还讲不讲了？」

楚谡摇头：「没什么可讲的了。」

「你的生活好无趣啊，你在就没听到些宫闱秘事？比如类似于「爱是一道光，老王皇上当」的劲爆绯闻？」

楚谡捂住我的嘴：「不可妄言！」

老封建了，我嘁了一声，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本书塞到他手里：「那你念话本子给我听。」

楚谡看着封面上《重生王妃火辣辣》这七个字：「.....」

我：「话说那个秦小侯爷.....」

楚谡立马念得字正腔圆：「「你替她坐牢，我娶你。」三年后狱中只剩下一大一小两具白骨.....这不可能，人化白骨至少需要十年，而且尸体腐化后，会因为狱中卫生不达标被清出去。」

我：「别管科学，只管念。」

「……」楚谡念得铿锵有力：「他的眼里三分讥讽，三分狠毒，一分薄凉，将她按倒在无边无际的床上……」

我打断他：「等等，三分讥讽，三分狠毒，一分薄凉，剩下两分去了哪里？」

楚谡道：「应该是剩下三分……」

我尴尬道：「别管数学，只管念。」

楚谡继续铿锵有力：「将她按倒在无边无际的床上，用力地撕扯着她的衣裳，夜霸天不顾她的挣扎，狠狠地占有她，俯身在她耳边邪魅地说「女人，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楚谡恍然，作出一个自认为十分邪魅，其实无比傻逼的表情：「原来女孩子喜欢这种？」

我对于这种乱用脸的行为上去就是一记社会主义铁拳：「那绝对不是！你特么别什么都学！」

加载中...

窗外纷纷扬扬下起了雪，按这里的风俗，要挂街灯迎雪神，祈求来年好收成。

城内热闹非凡，我吸吸发红的鼻子：「我！想！出！去！玩！」

楚谡合上话本道：「生病就不要出去吹风。」

「我已经不烧了。」我拉过他的手贴着额头，「不信你摸。」

在我一番软磨硬泡下，他总算同意带我出门，将我里三层外三层地裹了个严实。

我被他拉着路过一个算姻缘的摊位，摊位上摆着一捆结实的红线，给每个算姻缘的人剪一截作纪念。

楚谡正好想找东西拴住我，又不好意思白嫖，便交了钱摇了根签，一看，是个下签，签尾刻着「所爱隔山海」。

他冷着脸将签丢回签筒：「我不信神明。」

摊主是个人精，笑道：「公子莫气，加点钱买我这里升级版红线，保证帮你把心上人拴得牢牢的。」

我看着他手里升级版红线，这尼玛也好意思叫月老的红线？粗成这样我更愿称其为月老的钢筋……

然后我就被月老的钢筋捆上了。

看看，没有经过九年义务教育，唯物主义立场是多么的不坚定。

不用自己掏钱的 shopping 简直不要太爽，以前两元店抠抠捡捡，现在名牌店里挑挑选选，有钱连糖葫芦都能买两串，吃一串丢一串。

楚谡长得俊，一手提着胭脂水粉，一手牵着我，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这些羡慕又质疑的目光怪让人享受的。

楚谡艰难腾出一根手指戳了戳我被山楂顶起来的腮帮子：「阿绯，你看。」

我看见拨开人群朝我们走过来的太子，咽下山楂道：「哇，好大一块麦乐鸡在走路。」

20

太子在秦弋的指导下减肥效果显著，让我忍不住心动想去秦弋那里办张卡，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楚谡责怪他如今朝局不稳，出宫玩耍实在不安全。

太子道：「无事的，这么多人呢，能有什么事？」

他笑起来的时候脸颊肉挤在一起，像堆着两团红彤彤的云。

楚谡正欲开口，一把明晃晃的刺刀破空而来，他反应极快地推开太子。

「有刺客！保护殿下！」

暗中保护太子的暗卫见状闪身而出，同蒙面的刺客们打在一起，但这批刺客显然经过了特别训练，刀法了得，一道光过，砍下了一个护卫的头颅，血溅了边上妇人的一身，那妇人怔愣过后高声惊叫起来。

仿佛往热油里溅了一滴水，人群即刻乱作一团。

趁他们缠斗的当口，楚谡带着我和太子，在拥挤的人群中奋力往前跑，拉着我们躲进一条又脏又臭的暗巷。

楚谡抽出腰间配着的匕首，割断了我们两个之间的红线，又脱下太子的外袍披在自己身上，短小的衣服挂在肩膀上，看上去很滑稽：「你们且在这委屈一晚躲过这劫。陛下病重，现在宫里人不能尽信，明早想办法混出城，出城后往北走，去找小侯爷。」

太子拉着楚谡的衣袖道：「老师，我害怕。」

「殿下，臣相信你。」楚谡抽出被他拽着的衣袖，弯腰拍了拍他的头。

说完，他突然一手遮住太子的眼睛，一手摁住我的后脑勺猛地吻了下来。

与其说吻，不如说是啃，他用力咬住我的嘴巴和舌头，又狠又急，却在我作出反应前放开了我。

「找到秦弋以后，就别回来了，我放你走。」

我下意识拽住他道：「楚谡，赡养费还没给，你可千万别死了。」

楚谡拍了拍我的手背温柔道：「好。」

说完他拎起匕首就往外跑，我觉得楚谡杀出去的背影很帅气。

如果不顺拐的话，会更帅气。

加载中...

太子愣了几秒，也想跟过去，被我按住。

太子急道：「老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难道眼睁睁地看他为我送死吗？」

「你以为你冲出去就能救他吗？你若有什么闪失，他也照样活不了。」我捡起地上装烂菜叶子的筐子，把里面腐烂的食物倒出来，扣到太子头上，「殿下，得罪了。」

我也跟着躲在另一个筐里，嘴唇上的痛感还没有散去，我伸出舌头舔过被他咬过的地方，真疼啊。

太子抽抽搭搭的，压抑地哭着，心里大概过了一遍《老师的108种死法》

加载中...

我们两个挨在一起等着天亮，直到外面的世界从嘈杂又归于沉寂，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夜晚可以这么漫长。

出了这么大的事，城里管得很严。

太子看着我掏出来的胭脂，把头摇成拨浪鼓：「本太子今天就是死！也不会扮成小姑娘！」

我循循善诱：「殿下，大丈夫能屈能伸。」

太子：「我不要。」

我一摊手：「成，那你自生自灭吧。」

太子拉住我，一双绿豆大的眼睛写满挣扎：「下手轻点。」

我拿出我鬼斧神工的化妆技术，把太子一张憨厚的脸化得极具攻击性，搂着他的震慑力堪比架台加特林机枪。

加载中...

路上的人见到我们都纷纷躲避。

太子不禁怀疑：「你是不是把我化的特别丑。」

我对天发誓：「我化得和你老师画的画差不多。」

太子：「真的？」

我诚恳道：「真的。」

在我们两个视觉和嗅觉双重攻击下，城门口的守卫问了我们几句便匆匆放行。

我们走远后，找了条小溪洗洗脸。

太子在溪边蹲下去一照，惊悚地叫出声，他将用余生治愈这一秒。

加载中...

太子一边发狠地搓自己肉乎乎的脸，一边可云式抓狂：「你骗我！你骗我！你骗我！」

凄惨落魄得好像被渣女骗财骗色的小年轻。

本渣女表示十分无辜：「我没骗你啊。」

太子：「不是说像老师画的画吗？」

我：「对啊，像你秦老师画的画。」

加载中...

我和太子到下一个城镇上，典当了太子身上的一块玉佩，换了点钱买身换洗的衣服，找间客栈痛痛快快洗了个澡，然后马不停蹄地接着赶路。

太子肿着核桃般地眼睛，嘟着嘴。

「没办法，我恐马，特殊情况你体谅体谅。」我枕着胳膊躺在牛板车的稻草上，拍了拍旁边的空位：「睡一会儿吧，路上的苦可有你受的。」

太子躺下去的时候稻草垛沉下去一截，把脱下的斗篷盖在我俩身上，然后捉着我的衣袖，红着脸：「你可别半路偷偷跑了啊。」

我嗯了一声，太子语气悲伤道：「你说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回去啊，难道这件事是我大哥做的？」

「我怎么知道？」

可不是他还能是谁呢？皇帝对外说是流感，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如果皇帝嗝屁，太子即位那豫王就真的没机会了。

太子还在纠结，我索性翻过身，把手搭在他鼓起来的小肚子上，太子一个激灵：「男女授受不亲。」

老封建教出来的小封建，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破孩还授受不亲。

我懒得理他，小朋友暖烘烘的真舒服。

我俩睡了一觉，醒过来，牛车已经被赶至一条山间小道，风拂过光秃秃的树枝，莫名的阴森。

太子安慰我：「现在国泰民安，流寇土匪比好男人还少。」

他说完，牛车忽然一阵剧震，赶车的老大爷非常熟练地弃车而跑：「快逃吧！山匪来了。」

我们刚起身，脖子上就刷刷地架了几把刀。

我：太子爷你真是好大一口毒奶。

21

我俩被绑到他们的山头里去，他们老大不在，几个兄弟不敢随便处理，就把我俩扔角落先晾着。

太子：「怎么办啊？他们会把我们杀掉吗？」

我：「大不了就是一死呗。」

我又不是没死过。

太子：「我倒是没什么，就怕他们把你先奸后杀，奸了又奸，杀了又杀。」

我听得一阵恶寒：「你闭嘴。」

加载中...

太子低下头，害怕得紧，小声叨叨着：「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我：「你干嘛呢？」

太子道：「报菜名啊，害怕的时候报菜名，就不那么害怕了。」

我：「.....」

突然觉得豫王刺杀太子，也算是一种救亡图存。

这头的太子还在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的时候，门开了，进来一个身材高大，肌肉强健的男人。

小山匪们吵吵闹闹地跑上前：「老大你回来啦！今儿我们兄弟几个抓着了个女人！」

太子闻声，停了报菜名，蹭着屁股把我挡在身后。

那男人扛着把刀走上前，阴影投掷在太子白净的脸上。

太子哆嗦着用最弱的气势说最凶狠的话：「你、你要欺负她，就先从我尸体上踩过去。」

那男人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小小年纪，还挺有担当。」

这声音听着有些耳熟，我从太子身后探出来看了他一眼，惊道：「张三？！」

张三看向我，挠头问道：「你认识我？」

我：「三哥是我呀！张红花！咱俩几年前一起蹲过牢的，你还说咱吃过同一碗牢饭，就是一家人了。」

太子一听，怀疑自己一路跟的是什么人，惊悚地看着我道：「晾肉、香肠儿、什锦苏盘、熏鸡白肚儿、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张三扔了刀，给我松绑：「哎哟，我花妹啊，你同你相公上京后咋还换头了呢？」

我转了转被绑麻的手腕道：「这不是在京都里头的美容医馆开了几刀嘛。」

「不愧是妹子，讲究。你同那姓楚的娘娘腔跑了以后，咱就再没见了，这不是巧了吗？我打你俩走后不久寻思着出去干番事业，现在是这儿的山大王，江湖人闻风丧胆的法外狂徒就是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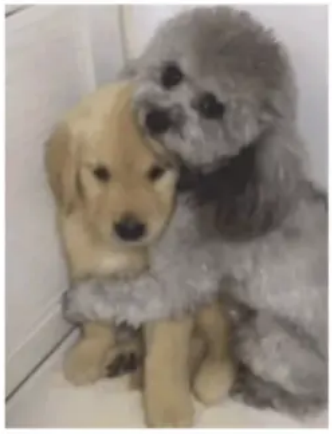
实话实说，您出现在任何一个违法犯罪现场我都不意外。

加载中...

张三继续道：「你和那姓楚的怎么样了？你咋自己流落到这山头？还有这小娃娃是谁？」

张三疑惑地看向瑟瑟发抖的太子。

我一脸慈爱地搂住太子：「是的，我们是有一个孩子。」



加载中...

「哦！你俩都生娃娃了！姓楚的还挺厉害，生出的娃娃个儿蹿得这么快。」张三豪气冲天地拍了我的背，拍的我几欲吐血，「我让兄弟们杀只鸡，好好招待招待。」

太子暗暗道：「你冒充我师娘，还占我便宜。」

我摊手：「这种情况我能怎么编？我总不能说，这是我随身携带的备用粮食吧？」

张三问我：「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我随口一说：「麦乐。」

张三：「卖了？你咋给孩子起的名？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拐卖人口的。」

被拐卖的小太子打死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能坐在山匪窝里吃饭，我劝他就当自己微服私访，体验生活。

被迫参加古早版变形记的太子：「那也不必与民同乐到这个地步.....」

我把碗筷塞给他，安慰道：「事已至此，先吃饭吧。」

吃完饭，我同张三谎称楚谡犯了事被抓去充军了，我和太子孤儿寡母一路北上去寻他。

「你相公可是秦家军？」张三同我们道，「我正觉得奇怪呢，秦家军素来是镇守北边那块，最近不知为何南下了。现正驻扎在离这山头几里的地，我今儿特地去瞧，若是再近些，我就得带兄弟们换地方避避风头。」

我记得楚谡同我说，秦弋被调去北边铲雪，想来是诓骗我的说法。

根据张三所说，秦弋应该就是去调秦家军，没想到如今的京都形势竟严峻到连驻北的军队都调动了。

当我在温室里嗑瓜子看话本的时候，全然不知道楚谡在外头面对着什么，因为他回了家总是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

我拨弄着手腕上红色的手环，内心深处隐藏的担心与恐惧浮出水面，惹得我一夜辗转难眠。

第二日，太子成了第一个四肢健全地走出大山的孩子，毒奶同时兼有锦鲤体质，皇帝到底怎么生出的这个神奇宝贝。

张三口中的几里地居然是直线距离，中间还得翻两座山，我和太子一路报着菜名一路翻山越岭，内心十分后悔，早知道还不如被刺客一刀捅死来得痛快。

总算找到秦家军的营地，见到秦弋我再扛不住两眼一黑，昏了过去。

22

本来感冒就没好，跟着太子风餐露宿担惊受怕这么些天，心里刚刚放下半块石头，病痛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而来，感觉自己马上就要领到一份热乎乎的便当。

朦胧间听见太子在我耳边不停地念着：「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又听他道：「她的呼吸越来越弱了，是不是要死了？」

接着太子就不报菜名了，坐在我边上念起《大悲咒》，听得我差点当场被超度。

加载中...

我睁开眼，秦弋和太子守在我床前，见我醒来皆是松了口气。

秦弋探了探我的额头：「不烧了。」

我费力地坐起来，脑子里昏昏沉沉的：「我睡了多久？」

太子答：「一天一夜。」

我惊道：「那岂不是浪费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你们大可不必管我，赶紧回京都啊！」

「翠翠，你别急，这里快马加鞭两天就能到。」

秦弋扶住我，「可以的话，我们明日就启程。」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尚在病中，你们带着我也是个拖累，你们明天只管走，我留在附近的城镇里养病。」

他们不同意。

我：「不是吧不是吧？你俩不会真的要我跟着骑马颠两天吧，请让我独自美丽。」

夜里，秦弋端来一碗药，我捏着鼻子忍着恶心灌了下去，齿缝里渗出丝丝苦味。

我忽地想起，在我病时，楚谡怀里总揣着包蜜饯，药的苦刚过舌头，蜜饯上的甜便及时覆上来。

楚谡在的时候，总想着他的坏，如今他不在身侧了，却时时忆起他的好来。

秦弋收了碗，没有要走的意思，坐在床边帮我掖被子，犹豫了半天才道：「翠翠，我可以同你说说话吗？」

我昏昏欲睡逐渐躺下：「那你说快点，我有点困。」

秦弋：「我喜欢你。」

我精神抖擞仰卧起坐：「嘛呀，你要说这个我可不困了。」

加载中...

秦弋道：「你和我见过的女孩子都不一样。」

我：「来，展开说说哪里不一样。」

秦弋为难道：「我也说不清哪里不一样，只是每次见到你就觉得欢喜。」

「你呢？你喜欢我吗？」秦弋不好意思地揉了揉鼻尖，眼睛里饱含着真挚和期待。

「喜欢啊，」我回答道，「谁不喜欢帅哥呢？」

秦弋的眼睛亮了亮，握住我的手：「那这次事情过了，你愿意同我在一起吗？」

纯情帅哥深夜告白，而我满脑子却想着另一个男人，多少有些不知好歹。

我抽出手道：「秦弋，我喜欢你，就跟喜欢太子一样，仅仅只是喜欢而已。」

秦弋有些挫败，我赶紧安慰道：「不是你的问题，你不论是长相家世武力值，都是极好的。是我心中还有个人仍放不下，这样的我实在无法与你相配。」

秦弋问我：「那你可以试着放下。」

「试过了啊。」我嘴里发苦，鼻头泛酸，「可我陪伴着那个人从寂寂无名到风头无两，切切实实走过了那么多个春去秋来，关于他的一切盘根错节地长在心口，要清理干净又谈何容易呢？」

加载中...

秦弋叹了口气，起身出去。

次日他们顺路送我到镇上，太子把他随身带着的扳指赏给我，就当是共患难的纪念。

我感动地搂着他道：「小麦乐鸡，阿妈没白疼你。」

太子：「滚。」

秦弋蓝衣银铠，一枚银色发扣将墨色长发束成高高的马尾，修长笔直的小腿套着黑色战靴，身姿挺拔地骑在马上，英俊潇洒又威风凛凛。

帅得我有一丝丝后悔。

旭日在他身上淬了光，他低头冲我道：「翠翠，谢谢你的坦诚。」

我瞥了眼前头的太子，踮起脚对着他作口型：「秦弋，谢谢你的喜欢。」

他别过脸，耳尖微微发红。

同我道别后风尘仆仆打马而去，我朝他们远去的背影挥手，寒风吹起我的衣袖，好似孤城上兀自飘摇的寂寞幡旗。

我当了太子的扳指，摇身变成小富婆，顿时感觉身心舒畅，头也不疼了，鼻也不塞了，一口气能吃五块酱猪肘子。

果然唯有金钱包治百病。

我在五星级客栈住下，成日躺床上看看小说做做美梦，唯一的运动项目就是到巷口茶馆嗑嗑瓜子听听八卦，提前过上了悠闲快乐的养老生活。

加载中...

这日，我依旧是抱着茶壶暖手，听茶摊上的人说着前阵子京都的一场腥风血雨。

豫王私养刺客暗杀太子，又串通禁军意图逼宫，好在秦弋率军及时赶到与其抗衡，豫王见大势已去当场自尽.....

他们言谈间，并没有提过楚谡的名字。

楚谡好说歹说也是京都有名的人物，他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定是传得沸沸扬扬。

这般想着，他大概平安无事。

我手中的茶已经凉透，心里念着只要他活着便好。

不久后，巧遇茶楼老板经济危机，我索性出钱盘下了茶楼，卖起了自制的手工奶茶，请人帮我题了幅匾，匾上金光闪闪三个大字「亿点点」。

不愧是我 21 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相信不久后我的加盟店就可以遍地开花，凭借着卖奶茶跻身我朝富豪榜榜首，走上人生巅峰。

梦想中的老板生活是什么样的？是受人敬仰，是闲得发慌，是一年带薪休假 365 天……

但是为什么我天天忙得脚不沾地，恨不得变成哪吒三头六臂穿梭在店里店外，一边高唱酒醉的蝴蝶给上帝们助助兴。

加载中...

因为我雇的管账先生带着他的情人们——也就是我的其他员工，连夜携款潜逃。

可恶！办公室恋情的危害竟是如此巨大。

我在茶楼门口贴上新的招人告示以及那群不法分子的逮捕令后，坐在大堂记账。

夜风吹得经久失修的门窗嘎吱作响，我正为又要支出一笔维修费犯愁时，门被推开了，带起一阵料峭春寒，我摁下手中翻飞的纸页道：「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打烊了。」

来人缓缓揭下斗笠，露出初晴云岚般明净清澈的面容，朝我温柔一笑：「听闻叶老板这里正缺个管账先生。」

番外•青梅

张家老二是江南出了名的纨绔，书也不读，生意也不做，成日躺在他大哥赚的金山上混吃等死。

张大最近看这个不成器的弟弟看得紧，张二借口带张红花出门玩，转身就把这小侄女拐进青楼听小曲。

张二乐呵呵地看着满台红袖招摇，小侄女在一旁美滋滋地吃着栗子糕，张二心血来潮想逗她，戳她软绵绵的脸蛋道：「听说最近楼里有个小琴师长得很是好看，你想不想见见？」

张红花往嘴里灌了杯茶，好咽下栗子糕，两眼放光地问：「哪呢？」

张二擦掉她嘴边的碎渣：「我们做个交易，我请你听帅哥弹琴，你在你爹面前帮我说点好话。」

张红花爽快地和他击掌：「成交。」

另一边的楚谡抱着琴被老鸨带着往雅间去，老鸨一路喋喋不休道：「你等会儿进去了，别老苦着张脸，笑一笑，讨客人高兴，人家高兴了下次还找你，你也能早日帮你娘赎身。」

楚谡的娘亲年轻时候被书生骗光了银子，如今年老色衰门前冷落，楚谡只好跟着楼里的乐师学琴，靠弹琴补上赎身差的那些钱。

他乖顺地点头。

雅间里坐着一个蓝袍公子和一个一眼就能看出女扮男装的小姑娘。

他自小在青楼长大，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逛青楼的小姑娘还是第一次见，有钱人可真乱啊，他在心里冷笑。

张二道：「抬起头让爷瞧一瞧。」

楚谡觉得屈辱，却又不得不抬头接受他们打量商品一样的目光。

少年眉如远黛，鬓若刀裁，眼睛清亮冷硬如月下寒潭，淡淡扫来的眼风如出鞘宝剑，直直地剜进张红花的心底。

张二拿扇子掩嘴道：「怎么样？好看吧！」

张红花呆傻一阵，点点头：「好看，惊为天人的好看。」

楚谡坐在琴前问：「客官想听什么？」

张二收了扇子笑道：「弹你最拿手的。」

楚谡低头拨弦，没再看他们一眼。

张二不通乐理，听到后面直打哈欠，张红花聚精会神地欣赏美人，心里有个大胆的想法：「好想把他买回家。」

回家后，她翻出了自己攒的零花钱，买人有些困难，但能买他一段时间的服务，于是张红花在十五岁就开启了自己的嫖客生涯，成了楚谡的稳定客户。

听琴的时候张红花嘴巴没有一刻闲着，坚持不懈地和楚谡套近乎，奈何美人高冷，只作没有感情的弹琴机器甚至都没抬头看

她一眼。

张红花日日都来，楚谡几乎都要习惯了每天被她打扰，她告诉他街头巷尾的八卦闲谈，分享自己的生活琐事和奇思妙想。

听惯了嫖客轻浮下流的污言秽语的楚谡，透过少女轻灵的声音，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生机盎然的世界。

娘亲赎身的钱快要攒齐，今夜是他最后一次为她弹琴，他难得开口同她说道。

张红花「哦」了一声，然后展颜一笑。

楚谡问：「你笑什么？」

张红花说道：「我替你高兴啊，楚谡，你和你娘亲能走出这里，过自己的日子了。」

看着少女如琉璃般澄澈的眼，楚谡才明白，她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自己玩物，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的眼睫轻颤：「我再弹一曲吧。」

琴弹完了，张红花依依不舍地离去，她走的时候总会帮他留各式各样的零嘴儿，但他从未吃过。

这次她留的是几枚帮他剥好的柑橘，他看着桌上的橘子瓣像少女饱满的下唇，拾起一片在嘴里，酸酸甜甜的，一如他此刻的心。

风尘女子即使赎了身，也难抬头做人，楚谡的娘亲想找份糊口的差事，却处处碰壁。

张红花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事，跑去求她爹帮忙。

她爹是个好说话的，请了楚谡的娘亲来管账，于是楚谡又和张红花扯上了关系。

他们搬进张府那天，楚谡一眼就瞧见张红花穿着粉色的衣裙坐在墙头上，欢喜地冲他招手，高声喊着：「楚——谡——」

以前张红花来找他的时候总作男子装扮，这般小姑娘模样倒是第一次见，垂髫上绑的发带好似在风中的翩翩粉蝶，他不由失笑，孽缘啊孽缘。

楚谡的娘亲在流落风尘前也是个读过书的世家小姐，闲时便会教楚谡识字，如今脱离苦海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同旁人一样上学堂读书，楚谡天资聪敏，刚入学没多久就夫子便对他青眼有加，时时拿他来说教其他弟子。

楚谡又是沉默寡言不讨人喜欢的性子，弟子们难以服气，起初只是刻意疏远，接着动不动撞他一下踩他一脚，见他只是默默忍着，更是变本加厉地欺负起来。

也不知是谁传了楚谡娘亲的事，弟子们开始一口一个脏东西地喊他，楚谡握着拳头，指甲陷入掌心，努力隐忍。

这一日楚谡下了学，几名弟子一路跟着他，其中一个提声道：「你说他娘亲一晚上多少钱？」

另一个道：「不到百文呐。」

「这么便宜？」

「没办法，他娘都什么年纪了，早就被人搞烂了，谁愿意.....哎哟！」

那人还没说完，楚谡就把手里的书砸到他脸上，举起拳头失心疯一样把他往死里揍。

旁人被他的爆发吓了一跳，反应过来以后赶紧去拉开他们。

被楚谡打的那个人抹了把鼻子上的血，骂道：「你娘千人踩万人骑，还不让说？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贱蹄子生下来的脏东西，也敢打我。」抬脚就是一踹。

楚谡瘦弱的身子被人架着，结结实实挨了几脚，疼得皱眉。

「敢打我，你看我不废了你！」

那人后退两步，正欲给楚谡来个致命一击，忽闻一声惊天动地的「住脚！」，脚下一滑，往前栽了一个跟头。

街角刚啃完糖葫芦的张红花见到楚谡被校园霸凌，登时心头火起，飞奔过来踩在那人身上，化身容嬷嬷拿着串糖葫芦的签子丧心病狂地对着他一通狂扎。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她狂野的输出惊呆了，摁着楚谡的两个弟子刚要上前，张红花举着签子喝道：「谁敢过来信不信我戳穿你们的喉咙。」

那两名弟子默默往后退了一步。

张红花扯了对方的头发道：「小兔崽子吃了熊心豹子胆，老娘的男人你也敢碰！」

一旁观战的楚谡的眉毛一跳，心里天打雷劈般闪过四个加粗大字「你的男人？」

「疼疼疼疼疼……」挨打的那人护着自己头皮道，「是他先打的我！」

「你放屁！」张红花脚踩他屁股蛋子叫道，「他什么性子我不知道？肯定是你先招惹他的！」

「明明就是他这个贱种……」

「你骂谁贱种呢？嘴巴这么脏，圣贤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

「贱种！」

「我操#%&¥$……」

哔————————

两个弟子惊恐道：「妈呀，你的女人好可怕。」

楚谡觉得自己印堂发黑：「她不是。」

他总算看不下去，上前拉住张红花的胳膊：「别打了。」

那人趁机爬起来，骂着：「楚谡！我跟你没完！」一溜烟跑了。

张红花对上楚谡的眼睛，方才大杀四方的气势卸得一干二净，她方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慌张道：「我是不是太冲动了？这样他后面是不是会更厉害地报复你？对不起，我刚才看到他欺负你没来得及多想就……」

「小姐，」楚谡打断她，抬手抚上她的发髻，「你头发乱了。」

「哦。」张红花跟在他身后重新梳好自己的头发。

楚谡回家前怕娘亲担心，便脱掉沾了鞋印子的外衣，张红花捡起来问道：「你不要啦？那可不可以送给我？」

楚谡看她抱着自己的衣服，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你要这个做什么？」

「我想留着当纪念，」张红花怕自己被当成变态，赶紧解释道，「纪念我第一次见义勇为。」

楚谡：「……」

当天夜里，见义勇为的小英雄张红花就被她爹抓起来一顿毒打，原来她下午揍的，是县太爷的小外甥，她爹为了平这事，花了好多钱。

出去潇洒的张二不幸被连坐，叔侄二人双双罚跪祠堂。

张红花肚子饿得震天响的时候，有人往祠堂里丢了包东西，张红花拆开油纸袋，里头是黄澄澄的栗子糕，奇怪道：「只听说过天上掉馅饼，可没听过天上掉栗子糕的呀。」

张二想起自己回家前撞见的那抹白色身影，低笑道：「冰块脸，还知道疼人。」

张红花塞了两块栗子糕进嘴里，含糊道：「你说啥？」

张二也蹭了一块：「没啥。」

张红花悟了，抱着栗子糕在心里默默感谢她嘴硬心软的老爹。

楚谡不顾他娘亲的反对，辍了学，他娘亲问清楚个中缘由，买了点东西亲自给那人登门道歉。

没想到这一去，便再没回来。

他娘的尸体被河水冲上岸的时候已经肿胀得不成人形，上头以失足落水草草结案。

张红花气愤道：「这才多久就定了，我要去击鼓鸣冤，让他们彻查。」

楚谡拉住她：「你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他舅舅难道会让自家人牵扯上一条人命？」

张红花无奈地垂下手，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权力的可怕。

楚谡眼眶发红，嘴唇抿得紧紧的，张红花张开手臂抱住他：「楚谡，你哭出来好不好，我求你痛痛快快地哭出来。」

楚谡没说话，在泪水模糊视线后猛地反抱住她，呜咽出声。

窗外风雨飘摇，唯有少女的怀抱温暖得像世间最后一捧火。

番外•新婚

楚谡在张老同他提起张红花的婚事时，心情有些复杂，想到自己要一辈子活在张家的影子下，有些不甘，想到一天到晚围着他转的姑娘同其他男子白头偕老，又有些嫉妒。

比较之下，他觉得还是后者更难接受。

于是这门亲事便定了下来。

成亲之前，楚谡去找了张府里看上去性经验最丰富的张二虚心请教男女之事。

张二被楚谡盯得发怵，挠头问道：「你不去找我侄女腻歪，跑我这干嘛来了？」

楚谡认真道：「我想问点问题。」

张二直起身子道：「你问。」

楚谡艰难道：「我想问、想问那个，就是那个洞房……」

张二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看上去像做什么严肃的学术探讨，哈哈大笑道：「你不是窑子里出来的吗？」

楚谡尴尬道：「那我也没做过那种事。」

张二：「这事向来靠自己摸索，不过确实有些技巧可学，我这有本书，找给你看看。」

张二从自己的被窝里翻出几双没洗的袜子。

楚谡：「……」

张二从自己的被窝里翻出一条藕荷色的肚兜。

楚谡：「？？？」

张二终于掏出一本小册子扔给他：「你拿回去好好看看，这可是典藏版。」

楚谡翻开一页，上头的画给了他一波冲击性极强的精神污染，他烫手地丢开，羞愤道：「这是什么！」

张二：「怎么样，刺激吧！图文并茂。」

楚谡脖子通红，强作镇定道：「不堪入目。」

张二心疼地捡起小册子：「这有什么，成长的必经之路罢了。」

楚谡一身黑衣，蒙着面纱，进了张二说的那间书店，像极了入室行凶的匪徒，吓得店长拿了书对他一通乱砸。

一本《如何生命大和谐》正落在脚边，楚谡弯腰捡起，想问问多少钱，迎面飞来一本巨厚无比的《黄瓶梅》精准砸中他的脑门。

楚谡：「……」

他和店长解释清楚后，飞快掏钱，脚下生风地跑了。

鬼鬼祟祟地回府，鬼鬼祟祟地锁上房门，鬼鬼祟祟地揉着脑袋上的包拜读这本书。

「第一章，如何接吻。

接吻是重要的前戏，是检验真爱的唯一标准，是一门循序渐进的艺术。

第一步，深情凝视她的眼睛，眼神慢慢移动到她的嘴唇，再回到眼睛，发出暧昧的信号。

第二步，在她闭上眼睛时，用嘴唇试探性地轻触她的嘴唇……」

男女之事，果然是门学问。

成亲那天，他在洞房外站了许久，把书上写的流程在心里复习了一遍，几个深呼吸后，才推门进去。

楚谡皱眉道：「你怎么自己把盖头揭了？」

想象中本该含羞带怯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子张红花正往嘴里塞糕点，腮帮子鼓鼓的像只委屈的松鼠：「我身上丁零咣啷地挂了那么多沉甸甸的东西，还饿了一整天，实在是忍不住了。」

而且她太紧张了，肚子饿又放大了这种紧张感，所以在他进门前赶紧作出一副自己有事可做的样子，心里念着：在忙，勿cue。

楚谡合上门，坐在她身边，无奈道：「算了，你先吃你的。」

张红花点点头，表面上镇定进食，心里慌得一批。

楚谡等她慢吞吞地吃完，才把酒杯塞到她手里：「合卺酒总得喝吧。」

张红花接过酒杯，两人的衣袂相接，手臂相缠，她头上的金步摇擦过他的额角，惹得人心头微颤。

喝完酒，张红花坐在镜子前拆发髻，细碎的花瓣卡住了头发，楚谡伸手去帮她摘，镜子里的她用朱砂点了花钿，添了风情，唇上的口脂已经微微褪色，呈现出一种暧昧的暗红。

他仓促地瞥了一眼，便心虚地把目光落回手中柔软的发髻。

她是他的妻子，他的家人，这般想着，心中鼓鼓当当，隐隐有一种难言的情绪翻涌上来。

去掉繁复的头饰，张红花却一点也放松不下来，房内红烛高燃，她和楚谡并肩坐在床上，一时无言。

张红花鼓起勇气侧过身子，去解楚谡的外袍。

楚谡觉得这种事还是应该自己主动，于是握住她颤抖的手道：「我来。」

一句「我来」听上去莫名悲壮。

张红花点头尴尬道：「好、好的。」却也不见楚谡来脱自己的衣服。

楚谡只认真地盯着她的眼睛看，然后又看她的嘴唇，再看回她的眼睛，喉结上下滚动一遭。

张红花看着他庄严的神情，心里挫败道：「他怎么还不亲？我就这么难以下嘴吗？」

楚谡又把她的眼睛嘴巴看了个来回，心里疑惑道：「她怎么还不闭眼？是不是不想和我亲热？」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良久，张红花突然推开他：「你要是没做好准备，也不必勉强。」

楚谡愣住了，反复咀嚼她这句话，这莫不是她借口想给她自己找台阶下？他想果然还是太心急了，虽然是洞房花烛，但这事还是得讲究个你情我愿，他们日后还有很多时间，等她准备好了，再行房事也不迟。

楚谡点头道：「今日辛苦你了，睡吧。」

他躺在外侧，特地在床上留出好大的位置给她，又怕她着凉，特地起身加了床被子。

做完这一切，他觉得自己真是体贴周到。

两个人打退堂鼓打得默契十足，张红花盖上被子时才反应过来：圆房开始了吗？哦，已经结束了。

没有什么比看得着吃不到更痛苦的了，张红花决定减轻自己的痛苦，第二天就让楚谡卷了铺盖去别间睡。

楚谡闷闷不乐地抱着被子想，她说的爱我是假的，一定是。

张老走后，张家的家业便落在了楚谡的肩头，底下的人见楚谡年纪轻好糊弄，时常暗地里头做手脚给自己捞油水。

楚谡也不是傻子，每一笔账查得清清楚楚，把贪钱的人抓起来打了好几板子然后开了，自那以后，楚谡盯得很紧，一刻都不敢懈怠，还亲自出去跑生意，同新婚妻子张红花聚少离多。

这些事情楚谡也没有同张红花说，他只想让她跟以前一样，做个无忧无虑的大小姐。

张红花觉得楚谡是刻意避着她，心里难过，却也只能在家里数着日子等他回来。

那次楚谡明明来信说会赶回来陪她守岁，她等了好久都没等到他。

张二劝道：「兴许是路上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张红花眼皮直跳，没心情吃年饭，索性带着丫鬟流莺出城去找，沿着大路走许久，才在路边上发现了冻僵的楚谡。

她吓坏了，跑过去把他扶起来道：「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其他人呢？你的马呢？」

楚谡那个时候已经虚弱至极，嘴唇泛着不正常的紫，冻得吐不出一个字。

张红花把他的一条胳膊担在肩上，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把他架起来，流莺也过来帮忙，但她只能一手提着灯，一手搀扶，大部分的重量还是落在了张红花身上。

两个姑娘连拖带拽地把他带回了家。

楚谡被她带上温暖的床榻，灌了碗热粥，流莺拿来暖炉给他抱上。

张红花见他还是哆嗦，干脆掀了被子躺进去抱着他，楚谡好容易才缓了过来。

张红花抱他抱得更紧，哭出声：「你吓死我了。」

「这不是没死吗？」

楚谡的脸贴着她的脖子，动动嘴唇就能触到她胸前白皙的肌肤，张红花已经顾不上害羞了，她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楚谡说：「答应陪你吃年饭，就自己快马加鞭赶回来了，没想到路上摔了一跤，马跑了，腿又疼得动不了。」

张红花听他摔了腿忙起身叫流莺请大夫来瞧。

怀里的热源落空，楚谡有些不满地皱起眉，大夫看完只说是伤了点筋骨，敷点药在家里休养段时间就行。

张红花在床边气道：「你是不是有病？来不及就来不及了呗，赶这档子路做什么，差点害我成寡妇。」

「放心，不会让你当寡妇的。」楚谡曲着食指去揩她脸上的泪渍，他的手指柔软冰凉，足以宽慰她七上八下的一颗心。

张红花擦干眼泪，见楚谡轻拽着她的手腕道：「我冷。」

她只觉得自己的心顷刻化成了一摊水，重新钻进被窝里拥住她的软肋。

「阿谡啊。」

「嗯？」

「你不用走我爹的老路的，太辛苦了，我也整日瞧你不见。」

「那怎么养活你？」

「你可以继续读书啊，如果你不想去学堂，我们可以请个上门先生，你这么聪明，以后一定能当大官，我也能沾光呢，你说好不好？」

楚谡收紧了胳膊，下巴抵着她的额头，温柔道：「好。」

番外•身死

张红花同张二分了家产，和楚谡一路北上，在京都落脚，他们买了一套新宅，虽比不上张家富丽，但也算干净雅致。

张红花拉着流莺选买京都时下流行的新衣，添置各种家具，一刻也没闲着。

楚谡想要帮忙，却被张红花拒绝，她完全把他当考生供着，楚谡拗不过，只好三心二意地在房间里翻书，时不时眼神打飘看看她在做什么。

院子里栽着几株桃树，从书房推开窗就能闻到淡淡的香气，张红花将一捆桃枝插在他案前的花瓶里，发间落了几片桃瓣，娇艳欲滴。

楚谡忍不住伸手按住的她的后颈，掌心触上她细嫩白皙的肌肤，张红花侧头眨巴着眼睛，不解地望着他，看得楚谡一阵喉头发紧，他挑下那几枚桃瓣举到她跟前道：「沾头发上了。」

张红花低头道：「还有吗？」

楚谡的指腹从她的后颈游移到耳后，不轻不重地捏了一下她的耳垂，捏得她心头一跳道：「楚谡！」

他收回手，与她拉开距离，眼中的暗潮褪去，从容道：「没了。」

张红花脸颊发烫，怀疑自己被撩了。

楚谡问：「还有事吗？」

张红花拨弄花枝的手顿了顿道：「啊，那我不打扰你了。」说完便飞速跑了出去。

楚谡轻轻摩挲着手里的花瓣，她在身侧，实在让人无法专心。

放榜那日，状元妈张红花开心得抱着坛酒在房里自斟自酌。

楚谡推门进来的时候，她已经有些醉了，抱着酒壶呵呵地傻笑：「哎，状元郎回来啦。」

楚谡把酒壶从她怀里拔出来，皱眉道：「怎喝了这么多？」

张红花脸颊胭红：「我高兴呀，以后我就是状元夫人了。」

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楚谡一拉，她便坐在了他的腿上，手指头磕磕绊绊地走过他的眉毛，眼睛，鼻子，最后用力摁上他的唇畔：「我的小状元长得可真漂亮呀，名字起得也很好听，不像我这般俗气，以后那些达官贵人知道了要笑话的……不行，我得改个名字。」

「叫什么呢？」张红花把手指收回来，抵着下巴作出认真思考的样子，脑子里其实一片糨糊。

楚谡搂着她的腰，鼻尖轻轻点着怀中人的脖颈，想起那日绯红的桃枝蹭着她脸颊的模样。

「阿绯。」他的嗓音像颤抖的火焰，「叫你阿绯好不好？」

她是千树花开，是他生命里唯一的一点亮色。

他突然猛地把她抱起来，放到柔软的被子上，张红花眼睫轻眨：「你做什么？」

他温柔地哄骗：「阿绯，闭上眼。」

在她闭上眼的下一秒，他就覆了上来，舌尖耐心又细致地轻舔她的嘴唇，张红花身体自然地作出了反应，双手攀上了他的脊背，与他唇齿相接。

衣鬓散乱，情意昏昏，云消雨散后楚谡仍紧紧抱着她，在她额上印下餍足一吻。

张绯醒过来时浑身上下像被车子碾过一样，掀开被子，入目皆是狼藉，吓得她盖着被子又躺了回去：「不，我没醒。」

脑子里一段涌入模糊香艳的记忆，救命，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就和楚谡把事情办了，她但凡少喝点酒也不至于在情动时本性毕露地大骂甘霖娘。

听见她的动静，流莺拿来梳洗的盆盥，一脸坏笑着说楚谡有事要忙，过会儿就回来。

张绯幼小的心灵还处在深深的震撼中，看上去呆呆的，洗完脸后，总算清醒些，她拉住流莺道：「帮我弄些避子汤来，药效越猛越好。」

流莺拗不过她，偷偷上药店买了几帖回来煎给她喝，张绯端起碗就是一通猛灌。

「阿绯，你在喝什么？」楚谡的声音在她的头顶响起，他倚着门框，又恢复了往日那般清风明月的样子。

张绯捧着空碗道：「避子汤。」

反正他若想查，总能查到，也没什么可瞒的。

楚谡走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问道：「你不愿为我生儿育女？」

张绯从来就没有这种打算，生孩子对身体和精神消耗太大，更别说是在这个医疗条件低下的世界，搞不好是要死人的。

她低着头，拇指蹭着碗沿道：「我没有做好准备。」

楚谡盯着她看了半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最后只是抬手擦掉她唇角的药渍，叹了口气：「不会再让你喝药了。」

打那以后，他们避孕避得彻底，连寻常的肌肤之亲都少有，两人怄气似的僵持着。

楚谡觉得，也许是自己不够好，不够强大，一直以来都承着张绯的照顾，所以她虽然喜欢他，但却没有办法放心地托付全

部。

他更加勤勉辗转于朝堂，很快得到皇帝的赏识，升官升得很快，成了当朝最年轻的太傅，他不仅有了钱财，还有了权势，轻而易举地让曾经为难他的小县令锒铛入狱，报复性的快感使他尝到了名利的甜头。

平民出身的楚谡背后没有盘根错节的世家势力，让他成为皇帝手里最称手的一把刀。

也正因如此，他也是最容易碾碎的一枚棋子。

如果哪天有需要，他随时可以死，不用卖任何情面。

原以为能就此身居高位不再任人欺凌，却没想到现下更是处处受人制掣。

中秋那日，他陪张绯去她最喜欢的酒楼取糕点，途中遇到平昌公主，张绯留下来陪平昌公主挑脂粉钗环，他去取糕点。

没想到刚离开几步，她们两个人便被逃犯劫走，这件事很快惊动了京都大小官员。大家聚在一块商议营救之策，有人提议先稳住逃犯，把公主安全保出来，再伺机营救张绯。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楚谡身上，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公主是皇家的金枝玉叶，而张绯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太傅之妻，没有人关心她对于他的意义。

他不放心别人去谈，自行请愿前去同逃犯商讨，他走到张绯被关的地方，心中动摇，恨不得马上带她逃出这个鬼地方，可他

们又能逃到哪里呢？公主若是死了，别说是他和张绯，府上几十条人命也得跟着陪葬。

他逼着自己冷静下来，冲动只会害死她，现在只有按照计划，保出公主，才能换她一线生机。

他艰难开口道：「头上戴着景泰蓝长流苏簪子的便是我的娘子。」

简简单单一句话，诛的是两个人的心。

公主被救了出来，张绯被挟持上马，他在城楼上，目光死死盯着她的身影。

没想到原本说好保护她安危的侍卫换成了无数箭矢，惊得马匹横冲直撞，楚谡骤然失色：「你们做什么？不是说好派人伺机营救吗？为什么放箭！」

被他拽住领口的官员道：「这是要犯，万一跟丢了我们也担不起这个责任，还望楚大人顾全大局……」

「你们……」楚谡眼神像是淬了剧毒，手背青筋暴起，心底掀起滔天的杀意。

张绯的一声惊叫传来，他看见她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随即松开手往城楼下奔。

漫天的箭雨已经停了，他疯了一样地往前跑，她与他的这段距离，长得就像一条看不见希望的路。

他把她抱在怀里，颤抖地去探她的鼻息，却摸不到一丝气泽。

「阿绯，别闹了。」他哑声道，「你在生气对不对，你骗我的……」他把手按在她的脖颈上，又按在她的心口，寻找一切她还活着的证据。

「骗人的，阿绯，我带你去看大夫，我们去看大夫就好了……」楚谡把她抱起来，麻木地往前走，张绯的手无力地垂在身侧，像沉沉枯萎的两节花枝。

浑浑噩噩的不知道走了多久，他冷不丁被脚下的石子绊了一跤，摔下去前慌忙把她护在怀里，他想起那个曾经在他被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的张绯，那个曾经在他娘灵前用力抱住他的张绯，那个曾经在寒冷的冬夜里把他扶起来的张绯……那个每一次在他脆弱痛苦的时候都陪在他身边的张绯现在血糊糊地躺在他怀里，他却无能为力。

他的眼泪落在她的脸颊上，字字泣血地恳求着，「阿绯，别丢下我，别丢下我。」

可是她再也不会心疼他了，甚至都没办法再睁开眼看他一看。

绵密的绝望和恐惧蔓延至他的四肢百骸，最终淬成心头的一颗颗血珠。

他埋首在她的颈间，像年少时那样，哭出了声。

楚谡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张绯走了，把他的魂魄也一并带走。

灵堂之上，魂帛翻飞。

楚谡半趴在棺木上，看着那具被擦净血迹的尸体，眼眸微阖，眉目舒展，就像是睡去一般。

楚谡握住她冰冷僵直的手，恍惚地想，她只是睡着了，等太阳升起，就能听见她高声喊着自己的名字，吵着要吃月饼。

可是不管他怎么等，从艳阳高照等到月华如霜，她都没有醒过来。

他颓然又麻木地跪着，人们说他聪颖机警，又得了举世无双的好样貌，享尽了上天的眷顾与垂怜，可世间哪有这等好事。

他幼年坎坷，痛失至亲，所幸有张绯相伴左右，当他山穷水尽的柳暗花明，如今又让他失而复失。小时候救不了他的娘，长大了救不了他的妻，眼睁睁地看着所爱之人一次次惨死。

楚谡端坐着，看见灵堂上幻化出的一张张人脸，扭曲的神情嘲笑着他，那个逃犯，那些出尔反尔的高官……最后他看见了自己，他看见了血从棺木里渗出来，一直蔓延到他的衣摆，爬上他的双手。

我救不了她……是我害死了她……愧疚扼住了他的咽喉，痛得他几乎喘不上气，身体沉沉地往后坠去，坠进无边的黑暗里。

他恍然间听见了张绯的呼喊，好似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

「楚谡——」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